

第六函

第三十五冊

卷之第七十三

藝文序

卷之第七十四

藝文序

江南通志

江南通志卷之第七十三



藝文

序

宋顏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以殊鐘石畢

陳舞詠之情不一雖淵流遂往詳畧異聞然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拓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有宋函夏帝圖弘遠高祖以聖武定鼎規同造物皇上以獻文承歷景屬宸居隆周之十既永宗漢之兆在焉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晷緯昭應山瀆効靈五方雜遝四隩來暨選賢建戚則擇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實太子協樂上庠肆教章程明密品式周備國容眡令而動軍政象物而具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輜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於外頽莖素毳并柯其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烈燧于城通驛

萬里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警蹕清彝表裏悅
穆將徙縣中宇張樂岱郊增類帝之壇飭禮神之
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日躔胃維月
軌青陸皇祗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思對上靈
之心以惠庶氓之類加以三王於邁出餞戒告有
詔掌故爰命司歷獻洛飲之禮具上巳之儀南除
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墜右梁潮源畧亭臯跨芝
廛苑太液懷曾山松石峻峻葱翠陰烟游泳之所
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官設衛別殿周微旌
門洞立延帷接栢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春官聯事
蒼靈奉塗然後升秘駕延緹騎搖玉鑿發流吹天
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於行所禮也既而帝蹕臨
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旒肴款芬藉觴醴
泛浮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之器三奏四上之
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龍文飾轡
青翰侍御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陰
澤靚裝藻野袷服縹川故以殷賑外區煥衍都會
者矣上膺萬壽下禔百福帑筵稟和闔堂依德情
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總回聖儀載佇悵釣臺之
未臨慨豐宮之不縣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

而廣宴並命在位展詩登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齊王儉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臣聞出豫為象釣天

御氣之駕翔焉是以得一奉宸逍遙襄城之域體
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容眇寂寥其獨適者已
至如夏侯雨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瑤
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我大齊之握
機創曆誕命建家接禮二宮考庸太室幽明獻期
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革宋受
天保生萬國度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慙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
爾固其洪業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
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
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
汎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猶且具明廢寢晷晷忘
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可謂巍巍弗與
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涉孟門其何險儲后睿
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芥藻至德
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

虎闐而齒胃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若夫
 族茂麟趾宗固磐石跨躐昌姬韜軼炎漢元宰比
 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
 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問令望朱弗斯
 皇室家君王者也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
 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
 屏稱事引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寔之怨既缺
 邁軸之疾已消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
 日夕於中甸協律總章之司府倫正俗崇文成均
 之職導德齊禮挈壺宣夜辨氣朔於靈臺書笏弭
 彤紀言事於仙室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搖
 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飛隼
 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讒莠
 獲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草於園扉耆
 年闕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
 清彛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髮首貫
 胸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文鉞碧斝之琛奇幹
 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盈衍儲
 邸克物郊虞匪牘相尋鞅譯無曠一尉侯於西東
 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轡綏旌卷悠悠之

旆四方無拂五重不距偃革辭軒銷金罷戟天瑞
 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
 曆草滋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
 遙迹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
 崇德者歟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
 暮之春同律克和樹草自樂襍飲之日在茲風舞
 之情咸蕩去肅表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載懷平
 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福地奧區之奏丹陵若水
 之舊殷殷均乎姚澤臚臚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
 宏陋譙居之猶禰求中和而輕處揆景緯以裁基
 飛觀神行虛檐雲構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
 而抗殿跨靈沼而桴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
 玉砌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遄迴潺湲徑復新
 萍泛汜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蕙亂嚶聲於縣羽
 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既而滅
 宿澄霞登光辨色戒道執爰展軫郊駕徐鑿警節
 明鐘暢音七萃連鑣九旂齊軌建旗拂蜺揚葭振
 木魚甲烟聚貝胄星羅重英曲瑤之飾絕景追風
 之騎昭灼甄剖駟駿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

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而稱計爾乃迴輿駐罕
嶽鎮淵停粹容有穆賓儀式序設几肆筵因流波
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葆佾陳階金匏
在席戚奏奏翹舞籥動邠詩名鳴鳥於弇州追伶倫
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清歌有闋
羽觴無算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讌
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
方渥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凡四十有五人
其辭
云爾

梁劉峻自序

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基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
圍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
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
東陽金華山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
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
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肇興聖君而終
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
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軼
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

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
文宦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嗣此二異也敬
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
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為名賢
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
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
為序遺之
好事云

顧野王虎丘山序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
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

者高不槩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疎林秀壁
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千仞挂藤葛以懸蘿曲
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綴
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
典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于
韶夏名文暢於鍾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
翰斐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總轡齊
鑣競雕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于林泉於時
風清遠谷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
灑乍飄颺於蘭皋山禽囀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

班荆坐礧石之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剪綠葉而賦新詩肅肅若與三徑齊蹤鏘然似共九成諧韻盛矣

陳江總陶貞白集序

昔劉向通古今之學馬融見

裴楷曉陰陽之術子政傷於易簡季長傲於驕侈君明逐不旋踵公矩纔免廼誅鮮有盡美之跡罕有克終之譽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莸丹陽陶先生備斯矣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蓋非常之絕伎命世之異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編錄門人補輯若逢遼東之本好事研搜如誦河西之篋奉勅校之鉛墨緘以緹緗藏彼鴻都副閣在延

唐蕭穎士送劉太真詩序

記有之尊道成德嚴師

乎君親而師也參焉無犯與隱義斯貫矣孔聖稱顏子有視余猶父歎其至歟今吾於太真也然乎

爾且後進而余師者自賈邕盧翼之後比歲舉進士登科名與實皆相望騰遷凡十數子其他自京畿太學踰于淮泗行束脩已上而未及門者亦云倍之余弗敏曷云當乎而莫之讓蓋有來學微往教蒙匪余求若之何其拒哉噫爾之所以求我之所以誨學乎文乎學也者非云徵辯說撫文字以扇夫談端轢厥詞意其于識也必鄙而近矣所務乎憲章典法膏腴得義而已文也者非云尙形似牽比類必局夫儷偶放於奇靡其於言也必淺而乖矣所務乎激揚雅訓彰宏事實而已衆之言文學者或不然於戲彼以我為僻爾以我為正同聲相求爾後我先安得而不問哉問而教教而從從而達辭師也得乎孔門四科吾是以竊其一矣然夫德行政事非學不言言而無文行之不遠豈相異哉四者一夫正而已矣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不正之謂也吾嘗謂門弟子有尹徵之學劉太真之文首其選焉今茲春連茹甲乙淑問休闡為時之冠浹旬有詔俾徵典校秘書且馳傳攏首領元戎書記之事四牡駢駢薄言旋歸聲動宇下浹于寰外而太真元昆前已甲科太沖間

歲翩其連舉謂予不信豈其然乎夏五月迴掉京洛告歸江表帖兮吧兮歡既萃矣兄矣弟矣榮斯繼矣縉紳之徒習禮聞詩者僉曰劉氏二子可謂立乎身光乎親蹈極致於人倫者矣上京餞別庭闈望歸從古以來未之聞也余羈宦此邑覩斯雲舉彼吳之丘曾是昔遊心乎往矣有懷伊阻行矣風帆載飛載揚爾思不及黠然以泣先歸孝悌謹信泛愛親仁餘力學文之訓爾其志之南條北固朱方舊里昔與太真初會于茲余之門人有柳并者前是一歲亦嘗觀茲地其請業也必始乎此焉并也有尹之敏劉之工其少且病故莫之逮太真亦嘗曰何敢望并并與真難乎其相奪也緬彼江陰京阜是臨言念二子從予於此爾云過之其可忘諸同是餞者賦江有歸舟以寵夫嘉慶焉爾

李白趙公西侯新亭序

惟十有四載皇帝以歲之驕陽秋五不稔乃慎擇明

牧恤南方凋枯伊四月孟夏自淮陰遷我天水趙公作藩于宛陵祇明命也惟公代秉天憲作程南臺洪柯大本聿生懿碩寔乎哉橫風霜之秀氣鬱王霸之奇畧初以鐵冠白筆佐我燕京威雄振肅

敵不敢視而後鳴琴二邦天下取則起草三省朝端有聲天子識面宰衡動聽殷南山之雷剖赤縣之劇強項不屈三州所居大化咸列碑頌至於是邦也酌古以訓俗宣風以布和平心理人兵鎮唯靜畫一千里時無莠言退公之暇清眺原隰以此郡東塹巨海西襟長江咽三吳扼五嶺輶軒錯出無旬時而息焉出自西郭蒼然古道道寬列樹行無清陰至有疾雷破山狂飈震壑炎則爍野秋霖灌途馬虺隤於谷口人周章於山頂亭候靡設逢迎闕如自唐有天下作牧百數因循齷齪罔恢永圖及公來思大革前弊實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迴岡龍盤沓嶺波起聲勢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是營遂鏟崖埋卑驅石剪棘削汚壤塔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儉則不陋麗而不奢森沉開閎燥濕有庇若鼇之湧如鵬斯騫縈流鏡轉涵映池底納遠海之餘清瀉蓮峯之積翠信一方雄勝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長史齊公光又人倫之師表司馬武公幼成衣冠之髦彥錄事叅軍吳鎮宣城令崔欽令德之後良材間生縱風教之樂地出人倫之高格卓絕映古清明在躬僉謀倬功不

日而就然是役也伊二公之力歟過客沈吟以稱
 嘆邦人聚舞以相賀僉曰我趙公之亭也羣寮獻
 議請因謠訟以名之則必與謝公北亭同不朽矣
 白以為謝公德不及後世亭不留要衝無勿拜之
 言鮮登高之賦方之今日我則過矣敢詢耆老而
 作頌曰耽耽高亭趙公所營如鼇背突兀於太清
 如鵬翼開張而欲行趙公來翔有禮有章煌煌
 煌鏘鏘如文翁之堂清風洋洋永世不忘

陪司馬武公晏姑孰亭序
通驛公館南有水亭焉
 有前攝令河東薛公棟而宇之今宰隴西李公明
 化開物成務又橫其梁而閣之晝鳴閒琴夕玩清
 月蓋為接輅軒祖遠客之佳境也製置既久莫知
 何名司馬武公長材博古獨映方外因據胡床岸
 噴嘯咏而謂前長史李公及諸公曰此亭跨姑孰
 之水可稱為姑孰亭焉嘉名勝槩自我作也且夫
 曹官綬冕者大賢處之若游青山臥白雲逍遙偃
 傲何適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則清
 風朗月河英嶽秀皆為棄物安得稱焉所以同馬
 南隣當文章之旗鼓翰林客卿揮辭鋒以戰勝名

教樂地無非得後之場
 也干載一時言詩紀志

餞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夫功未足以蓋世
 威不可以震主必

持此者持之安歸所以彭越醢于前韓信誅于後
 况權位不及于此者虛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
 王命是以謀臣雄將啖以節鉞誘而烹之亦猶借
 洪濤于奔鯨贈生人于哮虎呼吸江海橫流百川
 左縈右拂于有餘郡國討未及誰當其鋒我副使
 李公勇冠三軍眾無其旅橫倚天之劍揮驪日之
 戈吟嘯四顧熊羆雨集蒙輪扛鼎之士杖于將而
 星羅上可以抉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翁振虎旅赫
 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
 水膏於滄溟陸血于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
 謂萬里長城橫斷楚塞不然五嶺之北盡餌于脩
 蛇勢盤地促不可圖也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
 稷雖定于劉璋封侯未施于李廣使慷慨之士長
 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挹後命組練照雲樓船乘
 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良牧出祖
 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日夜

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
之事白也筆已老矣序何能為

呂溫地志圖序 廣陵李該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

文詞浩蕩學者疲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之
制黜諸子之傳記述仲尼之戢方會源流考同異
務該暢從體要卓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懼其與未
足以昭啓後生乃裂素爲方據書而畫隨方面以
區別擬形容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粉散百
川黛凝羣山元氣剖判成乎筆端任土之毛有生
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後列以城郭羅於陬
落內自五侯九伯外洎要荒蠻蠻禹跡之所窮漢
譯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毫釐之差而下正
乎封畧方寸之界而上通乎分野乾象坤勢炳焉
可觀與夫聚米擬其端倪畫地陳乎梗槩固不可
同年而語其詳畧也每虛室燕居薄帷晴寒普天
之下盡在屋壁戶納四海窓籠八極名山大川隨
顧奔走殊方絕域率意而到高視華裔坐橫古今
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寥廓出遐入幽曾不崇
朝與夫役形神于歲月窮轍跡于區外又不可並

舉而論勞逸也且夫刪百伐之弊綜羣言之首繁
而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潤之丹青以炳之使嗜
學之徒未披文而見義不由戶而觀奧斯訓導之
明也窮地而述舉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敷昧混
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襟帶覈人物之虛美總山
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之無外斯乃功
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恤民之艱覩窮
荒大漠則思秦漢勞師之弊覽齊墟晉壤則想桓
文勤王之霸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敗王
者于是明乎得失諸侯于是鑒乎興替斯又懲勸
之遠也然則本之足以廣學流申之足以贊鴻業
垂之可以示後世豈徒以近觀遠以智自樂爲室
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虛行舉地無圖聞
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爲之嘆息也某久從君
遊辱命序述庶明作者之意

李華蕭穎士文集序 蘭陵蕭穎士字茂挺梁國鄱

父某官考諱某莒縣丞咸有位不尊至君七歲能
誦數經背碑覆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譽滿天

下十九進士擢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秘書正字
河南參軍辭官避地江左永王修書請君逃遁不
與相見淮南連帥表君為揚州功曹相國奏遣租
庸使第五琦請君為介君以先世寄殯嵩澗因之
遷祔終事至汝南而沒嗚呼春秋若干天下儒林
為之憔悴君為金壇尉也會官不成為揚州參軍
也丁家難去官為正字親故請君著書未終篇為
御史府以君為慢官離局奏謫罷職為河南參軍
僚屬多嫉君文名上司以吏事責君君拂衣渡江
遇天下有故其高節深識皎皎如此君謂六經之
後有屈原宋玉文甚英壯而不能經後有賈誼文
詞詳正近于理體枚乘司馬相如亦瓌麗才士然
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
曹植豐瞻王粲超逸嵇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
所尚或殊不能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
著論近于王化根源此外皆憂絕無文近日陳拾
遺文體最正以此而言見君述作君以文章制度
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不幸沒于旅次有文十
卷行于世其篇目雖存章句遺逸故所謂有其義
而無其辭者也是後之為文者取以為法焉今海

內至廣人民至眾求君之比不可復得難乎哉君
有子一人曰存為蘇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
名于世以華生平最深見
託為序力疾直書云爾

顏真卿送劉太冲序 太冲彭城之華望也自開府
朝道素相承世傳儒雅尚矣其果行修潔斯文彪

蔚鄂不照乎移華龍驥驤乎雲路則公山正禮策
高足于前冲與太真嗣家聲于後有日矣昔予作
郡平原拒鉄錡而請與從事長銓吏部第甲乙而
超升等倫爾來蹉跎猶屑卑位雖才不偶命而德
其無隣故冲之西遊斯有望矣江月弦魄秦淮頂
朝君行句溪正及春水勗哉之
子道在何居魯郡顏真卿序

柳宗元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于王者
歲登名于吏部必參

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
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
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
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智以弄權

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于事辨達而勤于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博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于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任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于供備孰若安于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于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文而後有其祿庶可乎吾心而不愧于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于其寮咸悅而尚之故為詩

陸龜蒙幽居賦序

陸子居吳東距長洲故苑一里闔闔不通人事且欲吟咏情性

日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閑居則潘岳有之矣郊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少學窮經早持堅白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戴癭

銜瘤居無養拙之資出有倦遊之嘆初張蓬矢嘗逞志于四方未佩椒蘭敢違仁于一日雖家風未泯而世德全衰門等韋平材兼魏邴激清芬而鎮俗追雅望于圖形荀勗乃天下表儀斐秀為朝端領袖朱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圖牒謬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漆工酒保幾欲沉淪故栗空桑屢瞻摧折劉起劉毅俱無擔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于龜腸扣兵鈴于魚腹窮年學劔不遇白猿隔日伏疴未逢黃鵠止則葭墻艾席行則葛屨柴車仲宣方翫于碁枰叔夜還眠于鍛竈既已草知晦朔木讓榮枯因推墨別為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王生鄭元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精微探桓范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然後謂之聰明差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病惟鬪蟻力止戡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鍾鼓豈鷓鴣所樂退惟衡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稱儒者置十金之產雅叶中人晏子以囂塵河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宋玉常苦出于荆蠻蕭相武侯亦潛居于僻陋楊德祖家

惟弱柳殷仲文庭只枯槐馮列薑辛繁欽蕙碧安
 有稻名半夏藥號恆春長榆亦降星精修竹乃生
 雲母潘岳館裏常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
 酸梨酢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遠
 武仲遊于沛澤伊尹耕于有莘子欲無言回不願
 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歌動五噫始作賃春
 之客况布緇綸帽尚足朝昏羽扇貂裘猶堪寒暑
 得以書抽虎僕射用牛翰自理茶租閱披釣褐經
 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畧點八寸處下問
 得犁塗之義涂聽聞愬怒之詩既已逢原遂成摘
 翰非因授簡初擬遺編不能粉飾大猷且用元黃
 裨說貽于好事希從得意而傳責以壯夫甘受于
 雲之

皮日休五賦詩序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
 放居毗陵凡二紀閉門窮學是
 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得以警之用之
 不難進利之被入也舍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
 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
 下惠之不恭不能造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

難釣菰脆而易挽不過乘短舫載一甌酒加以飲
 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杭越耳日休嘗聞
 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船一
 修二丈闊三尺施篷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
 杖一色黥而力道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
 一高不二寸其切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
 一怪形養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鱉
 魚殼樽一盪峯鬻角內赤外黃謂之詞陵樽皆寄
 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翫真古
 人之雅貺也因思乘韋之義不過于詞遂為五篇
 目之曰五貺兼
 請魯望同作

宋歐陽修思穎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
 請來穎愛其民淳訟簡而
 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于時慨然已有終焉
 之意也爾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
 寵榮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
 思穎之念未嘗少忘于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
 于文字也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于
 亳既釋危機之慮而就閑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

無所繫於事矣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
道于頴蓋將謀決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
京以後詩十餘篇皆思頴之作以見予拳拳於頴
者非一日也不類勅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
之霧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續思頴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頴上其詩曰優遊琴酒逐

魚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疆健始為樂莫待衰
病須扶携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
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
間歸頴之志雖未遂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
詩曰乞身當及疆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嘆前
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擢叨塵
二府遂歷二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
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證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
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嘆
又復一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宴然
而身又不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

以其私言天子惻然閱其年猶未也謂尚可以勉
故奏封十上而六被詔諭未賜免俞今者蒙上哀
憐察其實病且衰矣既不責六避事又曲從其便
私免并得蔡俾以偷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
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
疆因得以為歸老之漸與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
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郡至在中書所作十
有三篇為思頴詩以刻于石今又得在亳及青十
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中書十有八年而得
十三篇在亳及青三年而得十有七篇以見余之
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漸迫故其言
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疆健之時而未償
於衰老之後幸不失其踐言之晚也

梅聖俞詩集序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

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
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
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
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
與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

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學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子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

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蘇軾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京師來者以魯人

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

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
 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
 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未豈非
 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
 之流其王伯之畧皆定於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
 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
 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酌者諸
 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
 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
 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
 火夫之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
 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
 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
 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
 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
 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
 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
 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
 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秦觀揚州集序

揚州集者大夫鮮于公領州事之
 二年始命教授馬君希孟採諸家

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版亡缺之餘
 凡得古律詩選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
 州集云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而周禮職方氏亦稱東南曰揚州其
 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江曰三江浸曰五湖
 則三代以前所謂揚州者西北極淮東南距海江
 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
 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蓋西漢刺史無常治
 東漢治歷陽或徙壽春又徙曲阿魏亦治壽春或
 徙合肥吳治建業西晉後魏後周皆因魏東晉宋
 齊梁陳皆因吳惟宋常以建業為王畿而東揚州
 為揚州東揚州者會稽也以後皆治廣陵由是言
 之凡稱揚州者東漢指歷陽或壽春或曲阿合肥
 自魏至周指壽春或合肥江左自吳至陳指建業
 或會稽隋唐五代乃指廣陵在二漢時嘗為吳國
 江都國廣陵郡宋為南兖州北齊為東廣州後周
 為吳州初亦為邳州其為揚州自隋始也由是言
 之凡稱吳國江都廣陵南兖東廣吳州邳州者皆

今之揚州也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已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至揚子雲箴本約禹貢爲辭則廣陵自在其中固不得而不錄也既成公又屬觀推表廢興遷徙之跡而主自吳至荆許事業究其端使夫覽之者有考焉

李綱道鄉集序

文章以氣爲主如山川之有烟雲

深厚豈易致耶士之養氣剛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則發爲文章自其胸襟流出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孟軻以是著書屈原以是作離騷經與夫十辯曲說締章繪句以祈悅耳目者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唐韓愈文章號爲第一雖務去陳言不蹈襲以爲工要之操履正以養氣爲之本在德宗朝奏疏論宮市貶山陽令在憲宗朝上表論佛骨貶潮陽守進諫陳謀屢挫不屈皇皇仁義至老不衰安乎高文大筆佐佑六經粹然一出於正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道鄉鄒公自其少時處閭里遊庠序登仕途其節操風流已爲有識者之所推許至元符間職在諫省適有椒房之

事抗章陳列危言鯁論聳動四方遠謫萬里及建中靖國間召還侍從又以直道不容於朝再謫嶺表而氣不爲之少挫遇赦得歸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諸弟教訓其子姪欣然不知老之將至所養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闕達溫厚深醇追古作者有黼黻之文有金石之聲有菽粟布帛之用信乎有德之必有言也其子柄初集公平生所爲文得古律詩賦表章因大襍著傳記序述及紫微制草合爲四十卷將鏤板以傳於世求序於綱義不

默為當然至崇寧宣和間則又甚矣國之大故莫重於此臺諫熟視未嘗有一言及之使公是時猶存居可言之地其肯保位愛身不一開口為社稷生靈之計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由是觀之公之文章垂於後世誦而讀其必不然也由是之者想望風采其仰慕為何如哉

呂頤浩攀轅臥轍圖序

仲謨梁君知武進擢判常郡之明年治有異績監司

最其課天子嘉其能晉直秘閣提舉浙西轉運以行常之士民欲其留而悲其去也攀轅臥轍遮挽於道越三宿稍克行至錫山而攀號猶未已也君為泣下慰諭再三諸父老猶戀戀不忍去嗟乎君何以得此於民哉降自中葉為政者淆於舉錯而甘置其身於無聞則幸而不為民之所賤詈者亦已鮮矣又其甚焉拂民之性而一切以苞苴徵糴從事則幸而不為其民之所疾訟其瓦礫之所掇擊者又加鮮矣况能望其匍匐請留如失怙恃也歟若梁君者可謂加人一等已蓋君之知武進也築城浚濠相機設備鄰封多遭兵燹而武邑曾無一人罹鋒鏑之危此其為恩何啻出水火而置諸

衽席之上哉蓋世處其常號良有司不遽撫字催科已爾為守令者固易為功而士民亦未必懷其惠也惟不幸而遭搶攘陸離盤根錯節乃能內綏外禦俾民俱享安堵之樂此正君子立功之秋而士民所由愛戴之深者也君之為政亦賢矣哉侍御張君名所者以言事被逐素與仲謨友善而目擊其事因屬名繪趙伯駒寫其狀曰攀轅臥轍圖而托余紀其事焉殆非一人之私好實與善之公心也且聞梁君有卜居晉陵之志而士民將創生祠以祝其來則是圖也雖謂梁氏百世之甘棠可也嗚呼慎厥初惟厥終梁君之政則誠美矣使加以黽勉不怠之心而求造於西京循吏之上將浙人之感激益深朝廷之旌擢益至或外典巨鎮入掌要樞其名實不益孚而仁民澤物之功不益弘哉此贈言之意而亦君之素心所欲勉焉者也余於仲謨明一日之長又有世講之雅故因其祭軼之始以遠大期之不以頌而以規云

周必大孫尚書鴻慶集序

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

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雋語少而成壯而盈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尙書晉陵孫公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公生於元豐辛酉當大觀政和間士惟王氏三經義字說是習而公博學篤志如韓退之謂禮部所試可無學而能者第進士冠詞科筆勢翩翩高出流輩將及知命靖康俶擾爲執法爲詞臣旋由瑣闥歷吏戶長貳連守大邦其章疏制誥表奏往往如陸敬輿明辨駿發每出一篇出世爭傳誦紹興而後遭值口語斥居象郡久之歸隱太湖上捨蠻蜚而狎鷗鷺去茅葦而友松菊於是緡北堂萬卷之鈔袖明光起草之手默觀物化吟詠情性烟波萬項吐納胸次風雲變態日接於前如是二紀所得不可勝計母怪乎筆端之滾滾也天門劃開詞章上達論撰次對璽書繼下年雖耄老親爲謝表至於宰執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啓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辭少壯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事實上之史官此與

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沒既一世其子與國太守介宗以書謂某曰先君文稿中更兵燼存者無幾而閩蜀所刻復雜翟忠惠之文大懼不足傳信今定爲四十二卷其未備者方哀次外其爲我序之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洪河東注緒言纏纏如聚繭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克國猶善爲兵也茲幸掛名集端因具列之近歲吏部侍郎葛公立方作韻語陽秋載東坡自海南歸公方髻鬣坡命對衡門稚子璠璣器公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綉腸坡歎曰真璠璣也以公早慧固應有此然坡北歸實靖國辛巳公年已二十一得非元豐乙丑自汴還常公纔五歲時乎所記訛耳鄉人旣戶傳亦不得而畧也公諱觀字仲益常以龍圖閣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故自號鴻慶居士云

慶元五年十一月

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後序

熹聞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

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黃墩相傳望出吳郡秋祭
率用魚鼈唐天祐中陶雅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
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卒
葬連同子孫因家焉生三子事南唐補常侍丞其
後亦有散居他郡者熹按今連同別有朱氏舊不
通譜近年乃有自言為茶院昆弟之後者猶有南
唐補牒亦當時鎮戍將校也蓋其是非不可考矣
先吏部於茶院為八世孫宣和中始官建之政和
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遂為建人于今六十年而
熹抱孫焉則居閩四世矣淳熙丙申熹還故里將
展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十五公馮夫人之墓皆
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域所在乃率族人言
於有司而後得之其文據藏於家副在族弟然而
三墓者則遂不可復見癸卯五月辛卯因閱舊譜
感世次之易遠骨肉之易踈而墳墓之不易保也
乃更為序次定為婺源茶院朱氏世譜而併書其
後如此仍錄一通以示族人十一世以下來者未
艾徽建二族自今每歲當以新收名數更相告語
而附益之庶千里之外兩書如一傳之永遠有以
不忘宗族之誼至於蘆村府君其墓益遠居故里

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求訪三墓所在而表
識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
他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
不廢當質諸有司以為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
得鬻云

曾收潤州類集序

潤州春秋所書朱方也嬴氏鑿
之因曰丹徒孫氏城之因曰京
口晉人渡江僑立州郡至宋齊陳曰東海獨梁曰
蘭陵而皆以徐州治之隋一天下始為潤州唐謂
建康諸縣屬之故更以丹陽郡名之又以浙江諸
州屬之故加以鎮海軍額蓋朱方之重非一日也
江山清絕襟吳帶楚芙蓉各樓甘露表寺幽賞麗
觀不出城市水嬉則焦廬裴巖相望于西江之中
陸走則鶴嶺鹿泉映帶于南郭之外秦潭慶寺則
暴君戾臣之可鑒戒謝堂許潤則輿人端士之可
想像其遠若碑書千字泉沸四井則餘光遺烈風
動千古青鳥馬跡紫陽鶴馭則洞天福地事隔人
境下至練塘諸湖荆溪簡瀆之類溼清蓄潤浸灌
田畝或能吏之所建立或隱士之所棲息詩什為

之感懷文人為之銘載鈞綿綦布境內不可勝數則東南他州豈能過之國朝選守未嘗輕授歲在壬戌朝議許公來領州事公至之初歲荒民饑則躬為之發廩歲凶則躬為之發藥大抵以仁蒞政於是人悅氣和雨暘應之比其次年癸登于夏稻登于秋蠶者衍絲績者衍麻訟簡政成乃於暇日佳與賓僚共江山之勝登高賦詠以侑酒而又多識前人詩章吟諷之以為樂乃謂收日前世之徜徉于斯者不知幾人也其歡悲感發志見于言而磨滅之餘者猶在也可為編次當刻諸牘收乃採于諸家之集始自東漢終于南唐凡得歌詩賦贊五百餘篇釐為十卷名之曰濶州類集竊謂先王之巡守也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季子之歷聘也觀其詩而知其國考其燕享之禮登歌造賦而又可知其人之得失詩之不可廢如此則公今集之意也然前編往載固亦多矣所集止此不能無遺當俟多聞補之異日類集既成公又命收序其槩云

陸秀夫編正孝經刊誤後序

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

者漢世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長而疑焉涉獵載籍罔非是莫敢有所與既入仕濫次西藏勾當得朱元晦刊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開朗欣欣然若有所得於是與在館諸同志因元晦之議從而刪削次第之然不敢以粟絲已意妄有所參涉於其間以得罪於先正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陸秀夫識

元脫脫木兒復修鄒忠公墓詩序

至正庚寅冬常之監郡太守率

僚屬祭道鄉先生鄒忠公之墓士君子莫不賦詩以頌休德俾予題其端予惟道鄉先生實故宋之忠臣當元符間正言極諫務去姦邪以清弊政而整綱常言弗見施譴黜不悔載諸史傳赫赫猶在人耳目萬世祀之不可泯也自元兵平宋迄今百餘年松楸淨盡地亦在村疇漁牧寒烟野草間獨遺塚存焉吁可憫也問之監守是郡者未嘗一至而訪其事曰往月來其不沒於耕犁者幾希矣今

而公以內朝之碩臣出蒞茲邦未逾年政平人和
究遁姦革既底於理而又崇學校之教訪前賢之
迹百廢具興行前人之所未行於是郡人謝子蘭
乃上鄒事以請二公樂從之即歸墓田籍於學至
是具牲帛親抵郊以祭為之伐穢榛剪與草立華
表以聳瞻視求斷碑而獲遺文則久荒之墓復蔚
然於林莊矣及歸仍命構祭亭樹松栢立石以記
若二公者非有忠君之盛心惡能舉忠臣之墜典
哉遂不辭而書其實
用達於廟廟得人者

明宋濂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

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始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穎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

詩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于魏晉諸作曷嘗拘于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律聲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棧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惟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機之暇親閱韻書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名詞臣論之日韻事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刑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韻鳳臣宋濂侍制王俱修撰臣李叔允編

修臣朱右臣趙堦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
典籍臣孫贊臣荅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一
以中原雅音爲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
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
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叅知政事臣陶凱
凡六膳稿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之否則析
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
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
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
勅臣濂爲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
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
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與禮樂刑政之原皆有
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
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
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
相爲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譜君子
患之當今天下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
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下詔詞
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
音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

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
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音受命震惕罔
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聖
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律悉復於古云

王禕呂丹徒序

呂君敬夫由中書掾出爲丹徒令
或有言者呂君醇厚恭謹之士也

若之何而爲令耶今之爲令者必其智足以籠民
威足以箝民然後民從令而事功集也是故智以
籠民近乎詐非恭謹者之所習威以箝民近乎猛
非醇厚者之所務若之何敬夫而爲令耶予爲之
言曰世道之變不同而民情之好惡無不同夫民
之情無有不好善而惡惡好德而惡刑者也故長
民者非得淳厚恭謹之士不足以從民好是故醇
厚有以勝殘去殺而樂其生恭謹有以使民敦禮
興讓而易其俗德以本之善以行之與民全其好
而治功成矣然則醇厚恭謹之士固所以長民者
也古之長民者何不皆然顧獨不可有爲于今世
耶抑爲令于今世亦誠難也古之取民井田什一
而已古之役民歲三日而已今也粟米力役之征
蓋無藝也取之以非所產役之以非所能民力且

已竭矣民力既竭有不堪命而長民者徒以催科期會為急於是籠之以智以愚之使不敢喘息箱之以威以讐之使不得怨嗟而民情益以蹙矣亦豈為政者所樂為哉詘乎勢故也故曰為令于今日亦誠難也雖然變而通之不存乎人乎夫苟崇德而好善使民得以樂其樂而利其利則民且尊君親上而樂于効死矣征徭之重云乎哉傳有之平易近民民必親之平易之正非恭謹醇厚之士而孰為之耶今在上之人知人惟明用人惟允敬夫素以文學名今特用為丹徒者豈不以從政而尚智威武夫俗吏之所為故擇醇原恭謹之士如吾敬夫者試嘗之以為之兆耶嗚呼是殆未易與世俗道也徐君炳文與敬夫為僚友于其行屬予為言書諸簡以贈敬夫予惟敬夫儒者也儒者之用不著于世久矣故因或者之言而推論之蓋望吾敬夫之益勉之也丹徒隸鎮江鎮江守曰楊君亦儒者予所友也敬夫往以予言

孝順詩序

宋之季年滁陽有篤行君子曰范諱酉新字孟申文正公後裔也學者因其別

有號而稱之曰青山先生仕嘗贊聞幕教郡其純德懿行當世皆尊慕之其設教於鄉間也患後生小子凌虛厲空而不省乎孝弟之寔乃為詩三十篇以垂訓極言父母孕育鞠養教誨之劬勞與人子之所以孝順乎親者情切而理明義正而寔備質而不失于俚詳而不流于繁讀之使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誠可謂有補於世教者也三百篇之詩其言人之大倫至矣自當世閭閻女婦皆能習而知其義而後世雖老師宿儒猶不能通焉者則以去古逾遠弗達其辭故也先生此三十篇其於辭可謂達矣廣而傳之有弗習而通之者乎昔朱子之為小學書也蓋嘗欲取近代之詩有關於世教者類而列之然弗果也嗚呼先生之詩殆成朱子之所欲為者歟先生之孫嘗守姑孰將刻板以惠學者以予辱託斯文之雅俾為序其首故予為掇其太旨而書之

孝感錄序 傳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天與人相去在焉當其至感之際有非智力所能及者今觀孝子孫庸之事得不為之興慨乎庸滁人字允良昔

其父景和之行役也庸猶在母腹生始六月而父客死廣西之南寧甫三歲母氏見背鞠于祖父母未幾祖父母歿則依季父母弱冠俾壻于同郡朱氏每痛失怙之早而未知所在與人言輒嗚咽不自休及季父卒歸承家祀乃得相其父屍單于故篋卽大慟幾隕絕庸家素貧嚮往雖未克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南寧也正統己未春忽夢至廳事有持公牒示之者上有父名旁書城西關學邊五字既寤以爲神靈告我也遂與家人訣別日不得父骸骨誓不還乃服練茹淡草行露宿自冬徂春始至其境至城西關詢問果有學宮故址往視之忽隔岸有鵲自草中驚噪而去于是結茆其側且刺血寫哀遍告叢祠日夜號哭聞者爲之悲酸復披髮拖鞞環歷諸家尋有二老嫗來指瘞所卽鵲起處遂白所司旣得骸骨或謂當血滲之用其言信乃且積負之以歸卜地滁南且子岡復廬墓三年郡大夫上其事于朝命未下而吾友太僕少卿王君希仁來自滁陽爲予道其事且以其姻屬謝敬氏所輯文詩曰孝感錄者需言序首簡嘗論自昔忠臣孝子方其平時不過循職守分以盡其在

已者而已豈有意于標奇立偉以驚世駭俗哉及其臨危蹈變惟知尊在君父故其赫然之志霄漢可凌也夢澤可吞也河海之大可以徒涉而虎兇之猛可以赤手而搏也寧知其有詩哉嗚呼若庸之焦形瘵思視萬里天涯如在咫尺衆不堪其勞苦而神相天助以成其孝者其立志何如耶然則斯錄之傳宜與古人爭輝于不朽尚奚以予言爲哉

楊循吉贈畢吏部經吳序吏部正郎濟南畢公奉使以已事而旋也道於

吳下覽其山川風土而嘉焉郡大夫相與謀曰公貴臣也今經于吳吳加重矣然公所好者山水所問者士是興高于今世而量同於古人者也有客若是曾無一言以志吳之幸非愧吳耶乃請石田沈處士圖之而屬予文之夫吳東海之僻郡也無高岳巨瀆以供偉人之游觀所以名者徒以前代諸鉅公按節而至不鄙其陋而艷飾之故有此耳然自近世以來山不改峰水不易流過吳之客日亦有之然而題咏游賞曾不聞如往古之恒及也蓋高亭茂榭據空濶而占奇秀者幾乎無有識其

處矣何則誠好之者鮮也况於士乎士之當求也甚于山水其難知抑有由也山水嘗重於前人之口可以迹而求之若夫士恆在埋沒之中其志藏其功蓄苟無以試之則亦夫恆人耳非若山水之可以按圖得也不尤難哉山水不因人無以自顯士不遇人之知士亦棄矣今公至吳惟山水是好惟士是問非有雅量高興超乎今世而遠同古人豈能然哉此公所以為賢也惜吳之山水與士多有晦沒棄置借公以為重者公如不以一郡之不足而棄天下之有餘則山水與士幸矣

程敏政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於書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

朱而斥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於門人記錄之手而不取正於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考之志同道合之語著於莫文反身入德之言見於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為已之功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拳敬服俾學者往資之廓大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為朱子而後學所不能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

極七書鵞湖三詩鈔為二卷用著其異同之始所謂蚤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於陸子者釐為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淡有取於孟子道性善收放心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始出於南軒東萊之右顧不攷者斥之為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以為於朱陸之學蓋得其真若其餘之紛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

鄒守益喪祭禮要序

愛親敬長民之恒性也生而愛敬之歿則無所用其情矣

故寶其體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愛敬之情懇切固結而不可解也然而有過焉有不及焉率無以協於中道是以聖人憂之制為典禮以詔來世使賢智愚不肖者咸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為觀美而已西竺之地僻在要荒不獲覩先生之禮樂而其愛親敬長哀死慕

亡之情亦有所不能已於是佛之徒者自以其
 智創為科條而其俗亦相與遵而行之其後浸淫
 以入於中華而中華之人反相率以變於佛而莫
 之省憂也辟諸深山窮谷未嘗得食五穀之美而
 採薇蕨拾橡栗以克其腹出而號於通都曰凡欲
 飽者從吾之教則世必開然笑之矣以吾列聖典
 章文物之懿不啻稻粱菽稷而世顧舍之矣奔馳
 於薇蕨橡栗之求其智不亦俱乎東郭子被譎來
 判廣德閱其俗之葬祭雜於佛氏而懵然於先王
 之禮也取文公家禮撮其要者梓而行之以誘其
 士民易於服習庶幾慎終追遠而無憾其用意之
 側怛閔閔然懼其餒餒而詔之以樹藝之要方也
 凡廣德之士民其尚思耕之種之耨之穫之
 之食之而肥庶其無負於模範之德乎

諭俗禮要序
 禮也者體也人之有禮也猶其有是
 得謂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大
 人而下至於比閭族黨無非禮樂之布濩忽然而
 有不由禮之人出於其間則羣視而駭之故相鼠
 之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言其自絕於人道也

及教之衰禮俗廢壞士以詞藝為學而吏以法律
 為師相尚以鄙詐相便以易慢間有讀先生之典
 則羣視而駭之者何其與古異也予嘗受學於陽
 明王先生獲見虔州之教聚童子數百而習以詩
 禮洋洋乎雅頌威儀之隆也竊嘆人性之善無不
 可教患上之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廣德躬率諸士
 及童子習禮於學雖毀齒之童周旋進退彬彬可
 觀因益以自信復懼夫不能以家諭也屬劉友肇
 衮王生仰酌四禮而刻之名曰諭俗禮要以頒於
 士民刻成觸而嘆曰是故貌人之形也畫師之貌
 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體毛髮瓜甲儼然成人矣
 而精神命脉則畫之所載也仁也者人之精神命
 脈也古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於是顛沛
 於是舉富貴貧賤無所搖奪故所履中正而禮行
 所樂和平而樂生焉禮樂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
 出者也猶人之精神命脈完固而凝定則粹然見
 面盎背以施於四體無弗順正而充盈者矣故冠
 笄之禮所以重男女之婚也婚娶之禮所以謹夫
 婦之交也喪祭之禮所以愛親敬長也雅儀所以
 正家也鄉約所以睦鄉也皆仁之推也若徒以崇

其儀節肆其聲容而無忠信惻怛以至之是精脉
枯竭而肢體瓜髮徒存終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
相與反而成於身篤其實以充其華盡其人道以
自別於禽獸吁可畏哉匪直爲觀美而已聖朝禮
樂之化其庶
有小補乎

屠應竣吳浙水政圖志序

屠應竣曰予觀游燕薊

河爲宗然其隳斷寔滅此殆有天意非人力所能
制也江淮之南吳越之間三江五湖表裏襟帶沃
壤斥原彌望而有其他陂山通道股引亭蓄河渠
之數以億萬計也此皆有人力浚防水旱之備焉
而地濱在東海夾障之費歲數千萬卽稍稍侵決
吏不時緝輒有溢溢湛溺反壤之危又漁艘海賈
往來其間小則剽竊甚則交東倭爲中國患故國
制以臨馭之十二年詔有司若曰夫財用所以經
國也水泉寢溉所以生五穀也比者東南數郡旱
澇失序貨源堙沉而租結甲他郡元元流移朕憫
然無寧慮其令有司務舉才雋以行水懋利母循
故常於是銓曹具儀部郎朱君上乃擢按察僉事

以往君旣至則行視諸山川形勢財用長久之宜
物土均野博議利害哀爲圖志則間以示埃中覽
而嘆曰嗟乎甚哉水之爲利害也禹之平揚州也
厥田租乃當天十軍國取給焉豈非工力底
緝積勤勞之漸哉夫爲政者始未嘗不飭又後稍
弛靡也而興利者苟浚民以給賦至言水政則曼
視而哂耳是何異索夏水而榮橐木也於國家何
賴哉明興以來東西經理之臣夏忠靖周文襄其
最矣楊廷獻之於鹽城民猶賴焉至白苧海堰之
費其虛實於今如何也夫淪源斷流深注時泄增
埤益障三者水政之綱也是故揆川澤之原量輸
納之宜順水性之所奔奏大川無防小水得入所
以慮始也原隰殊勢山壤別位溪溝浚洫瀦馮無
壅旱不淤絕水不爲敗所以遵利也江南之地土
疎水溢衝決爲患猷澮之間陂岸故設因頽舉廢
倍薄就堅使游波迫而弗入至於捍海之役無取
具文歲征楫石以漸集事不爲姦吏豪猾之所侵
牟所以豫患也三者事便而易循民悅而永安勢
無格弗行也而有司率怠弗事其憲臣亦復懷逸
畏勞歲不一再行郡邑至水患淫湧須臾民效死

以思救援曾不得見其旌節他尚何望哉朱君者
 天子之所簡而使也予習與之游又何其疆教不
 及君子也夫圖志之作辨原委具經畧論周而慮
 遠三者詳焉吳浙之利其將有與乎其將有與乎
 子故俟於朱君而并
 望於後之司水政者

霍韜王文恪公集序

文之傳三一人品一也學力二

世重者也以學力者學為世師者也以才格者文
 錄才奇者也世之文錄才傳者吾見之矣合才與
 學者我未之見也合才與學蓋有之矣合人品與
 學與才我殆未之見也故曰文之傳也人品也學
 力也才格也三者具焉上也二具焉次也一焉又
 次也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
 野如銀河注溟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颯
 之嘯六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英尚淡崇質大
 羨不和大烹不割元酒不麪大音不絃古鍾石磬
 俚耳不諧蓋雄而古者也故曰公文可傳也才格
 也一也先生早學於蘇晚學於韓折衷於程朱是
 故觀怒懼箴知公於心學力矣觀慈湖記知公於

異端辨矣觀昭穆對觀尊親議知公於天倫明矣
 觀教太子知公慎天下大本矣觀講學觀親政觀
 邊事議知公康濟之懷矣觀歷代官制知公攷古
 變通之識矣觀諸序記觀諸東書觀諸碑銘觀諸
 詩歌知公黜浮崇古之大畧是可傳矣故曰公之
 文可傳也學力也二也公於壽寧侯舊也壽寧侯
 戚密椒宮大臣無耻者趨焉公自壽寧顯後不通
 姓字君子曰公之介也武皇帝時瑾權橫赫無耻
 者趨焉公決去人曰去則忤瑾或怒不測公曰吾
 不得吾職則去禍福奚虞焉天下乃知有大臣之
 烈故公之出也人曰瑞麟威鳳之游也公仕也人
 曰景星卿雲之見也公歸也人曰雪冬松栢之秀
 也公沒也人曰夏鼎周彝之藏也公也無忝各臣
 也已故曰公文可傳也人品也三也又曰才格也
 學力也人品也胥賴以成者也三善有一焉猶可
 名世况於公具焉或曰公在孔門如何涓厓子曰
 公若及孔門宐列游夏之間性善之對
 則式孟氏人心道心之論則式程朱

歸有光送金郡守考績序

吳郡為太伯建國秦置

葉人物財賦甲於東南唐以降繁盛極矣今爲王畿千里甸服之地太守比古寰內諸侯尤號尊重星紀五野環以大海滙以具區原田沃美生物豐遂水陸之珍包匭筐篚之貢織縞茶紵空方之輸三服官者不論也一歲中漕挽委輸至四百萬鄉邑之秀鳴珮執玉接武於天朝四方之賓奉符乘輅絡繹於傳舍名爲列郡隱然一大藩云是以任是職者必天下之選我金公以濟南名儒奮迹甲科爲材御史奉使持節風行閩嶠天子憂憫元元思維股肱之郡根本之寄疇咨在庭無踰於公俾以臨治焉歲在壬子當報政之期於時春風徐來騏駕初發州縣屬吏相率祖道於都亭公周覽閭闔之墟緬懷前政如韋應物白居易之風猷遠矣國家稽古爲治妙選良二千石二百年來鴻名大德媲美前古稱於父老之口代不乏人然當天下無事休養滋殖累世熙洽吏治寬緩節日疏畧雖賦役繁重而蠲貸之政屢下是以爲郡者得優遊其間慕尚前史循良之治煦嫗覆育以達其慈愛之心至於上計述職得與文學法從錫晏賦詩而璽書累下用周漢增秩進律之典焉今承平日久

吏治刑傲疆場靡寧詔使旁午責數年之逋負於一時俗奢民貧災殫凋瘵之餘寬之則廢上之供急之則傷民之命自非識時通變之材其於上下損益之際未能調劑之不失其宐也公於是時鎮以寬靜處以弘簡不震不疎能使上安而下服之可謂難矣某嘗有事郡中望公進止肅肅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又曰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公其有焉自維生長濟西去歷不二百里鄉里晚進仰止德聞非一日矣今承乏爲吏得與趨走之末瞻望德容每事依以爲師法誠恐此行用漢刺史入爲三公之例留之臺省則何以慰吾吏民之思哉是以與諸屬吏道其所以而書之以爲序

送嘉定丞魯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爲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

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侯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

者處榮也桀紂之世天下無得所之民則守官者處辱也今上愛民之心宵旰勤恤綜名覆實獎良懲貪蓋孜孜兢兢矣未賄唐虞之民已見堯舜之君然則民之尚有失其所者有司未盡應也應之惟此時矣易曰比吉後夫凶譬彼脊令飛則鳴矣雲從龍風從虎亦各際其時也第守汝官無患乎不榮此比吉之說也若夫襲故常而不變安宿習而不悟玩謨訓而不恤謂矯誣為可試是首之所嚮而足不隨心之所欲而體不從非天道也蓋有隨之者矣蓋必有從之者矣吾慎夫比之不先而瞠乎為下不為也夫

胡華毘陵忠義祠錄序

毘陵古常郡也而祠以忠義名天下所無也而吾常有焉

焉忠義在人心固未嘗泯宜無間於天下古今而獨歸于宋末者有說也蓋常有泰伯季子之遺風自古高節所興由克遜以立風俗君子尚義庸庶厚麗漢魏而降衣冠南渡禮義之俗寢盛迨至趙宋人以忠厚立國當時臣民咸有忠君愛國之心

而常之人才風俗愈甚獨異它郡處常守易寂無所見也時危事變節斯著焉方德祐初元師入境大江東西郡縣皆望風奔潰獨吾常知州姚公嘗通判陳公焯與統制王安節等鼓舞忠義為守禦計且誓與城同存亡卒之糧盡援絕義勇百萬同日被戮無一人降滿城忠義信古今天下所無而僅一見於吾常者也夫以常之忠義如此至今廟宇不崇祭享不及精忠大節幾於晦塞不有君子表而出之愈久而忘終歸泯沒何以勸激天下後世又何以顯常之忠義超絕古今也耶此吾葉君司韶有所感發督合庠友而私祭所由與私祭與而新錄所由著也觀其於文丞相劉都統阮應得萬安僧則議其應祀劉溶則議其不當黜定位次有議人各有贊序列傳鑑志以著其出處詳畧祭狀君嘗乞祭于有司有呈古人感慨於忠義有詩一首用心密矣是兒輩俱出門下見而義之將為錢梓以廣其傳君因先期是書臬司俾余序焉余惟忠義之事惟忠義者知所崇重為能表而出之以

勵風化昔孔北海表鄭公鄉而過者起敬文潞公
 題明道墓而學者知歸吾見斯錄一世而毘陵忠
 義之名益著忠義著而諸公之英聲偉烈震耀兩
 間人人知所景仰吾輩又當以君之錄達于朝行
 將立廟奉祀勒石頌功隆古代崇褒之典而大顯
 揚於時于以勵高風激頹俗匪直有勸于常抑有
 勸于天下後世是錄
 有關於忠義大矣

馬汝璋水利圖冊序

竊惟水道以運河為主而衆
 流宗之大江遠我郡境西自

京口分流歷丹陽貫郡城而東趨者運河也史記
 漢書註北江從毘陵縣東北入海者後廢而隋鑿
 之今於奔牛鎮置閘以節土水次則孟瀆烈塘諸
 河皆在本縣之西上波引江以通餽灌而綱頭丁
 堰以東諸港凡在本縣之東下流者皆自運河分
 派北經無錫江陰之境而達之江舊志序沿江諸
 港皆自江而入後賢以為創置源流蓋諸港旱則
 引江潮以供灌溉澇則由此而注之江此運河以
 北之水源也若運河以南自鶴溪蠡河諸水皆為
 運河之支流雨則水下於漏湖從宜與而東注晴

則水上而散入諸港自戚墅港而東諸水背北枕
 運河東南而入太湖腹裏河港千支萬派交流錯
 注不外乎此此水源之大畧也宋史載常州諸水
 叙運以北之水似也而謂金壇洮湖之水可通白
 鶴溪太湖之水可入蠡河又謂太湖震澤為二水
 則繆戾汨陳矣若興修之利害本縣地形西南高
 而東北下下地澇則為災利於洩上地旱則為虐
 利於漑下地水災猶幸圩堰河港有名在官而時
 有修築之功高田溝渠陂塘私雖有名官無籍記
 愚民樂於苟安是以積久不治蕪塞者多夏間雨
 水無所受一遇亢旱江湖退縮則河港繼絕有功
 莫施矣所以其害為尤慘也吾嘗伏讀聖祖勅諭
 云凡天下陂塘湖堰可漑蓄以備旱熯宜洩以防
 霖潦者皆因地勢修治之勿妄興工役培尅吾民
 是高下皆勞聖慮也今之興役按田起丁非不均
 也夫田得利非不當也而吾民不免有怨咨者何
 也役高田之民疏洩水之渠故民有倒戈自刺之
 譬上有見牛未見羊之仁宜無惑乎吾民也本縣
 高鄉陂塘溝渠不下千數低鄉圩堰數或相當誠
 使陂塘時浚深澗如小旱足以供之小有霖潦足

以貯之土水既留下水自少又時修築隄防决排
壅塞則高低兩利歲可常稔而國賦易足官省簿
書追攝之煩民免予遺昏墊之苦其或恒雨恒暘
則天也又當思所以濟之耳傳曰圩者圍也內以
圍田外以圍水以圩名田低可知矣今載之圖冊
者卽此田也而有稍低又低極低之差極低之田
河高而田下不待久雨輒就滄沒之害又有早晚
之殊澇於五六月之間水退之後尚有種穆可種
庶獲少收澇於八九月之間禾稼垂成一旦委於
洪流不過旬日化爲臭腐矣高田有三架四五架
者所謂梁奠水車之基也梁而至四五高可知矣
設令有水終日所灌幾許雨澤少愆收成遞減早
歷彌月悉就焦枯吾高下之民矜矜然終歲勤動
而不得粒食者有矣假如有旱澇之年官司必須
檢踏極高極低之地固全荒矣或地有稍高稍下
有三分四分五六分成熟者欲畝計而坵量則不
勝其煩欲爲之差等則姦弊百出欲多蠲免則國
有常賦固無施而可執荒之數田某鄉幾分某里
幾分而不知全荒者乃某人之田差熟者又某人
之田也差熟固僅得以輸稅而全荒者何措焉是

以吾民不免轉徙頓踣而終無息肩也古人重惜
民力故役必農隙而食實先之有曰修圩錢糧並
於常平義倉撥借此宋紹興之詔也有曰募饑民
修水利一舉而兩得此晦菴之說也有曰役日給
米一升二升三升此宋太史紀修吳松江練湖水
利之志也有曰開濬河道修築圩岸人夫之食者
量支食用秋成撥還此周文襄濟農倉之條約也
有曰令設役人夫出辦食費官爲收貯僱倩專業
土工包辦開挑官省程督民不失農再有不敷官
爲轉助此姚水部之議也若夫潤澤之則有望於
公矣

周孔教重刻鄉射約序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今吾觀於歸
德公之鄉射一書而信王道之易於鄉也古者諸
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
鄉飲酒之禮然則燕與鄉飲皆爲射設也今郡國
通行鄉飲酒而燕禮自上而下飲行之置射禮不
講何也豈以射爲鄙事而不足學乎易曰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

守國家之具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它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士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擇而取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或曰自文武之途分而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此其言不無過激而要之平居所學非所用異日所用非所學而疆場宿衛之任不得不推之二三武夫甚至武夫且不好武思以文自見一旦聞鞞鼓而思將帥之臣踉蹌四顧往往乏人大可嘆也昔者田單火牛以破燕劉琨長嘯而却敵張許羅掘而待盡雖有幸有不幸大都郡邑無兵儲士民習於選愜如驅市人耳向使廩具積貯材官有射聲田單將必不棄人而用牛劉越石必不棄鼓聲而用笳角南將軍又何苦噉噉然號咷賀蘭之師哉今天

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狼虎窺藩燕雀處堂異日有急其不能以鄉飲酒之禮應干戈之衝明甚乃所重在彼所輕在此此天下颯然抱疆場之憂而有一日之虞也嗟夫虞允文一書生耳采石之捷史稱允文慷慨多大畧善騎射乃知其所習者豫也然則歸德公斯約也憂深哉其有綢繆未雨之思乎此固老成之先憂蓋臣之用心也余故梓而廣之使天下之鄉皆如歸德之鄉則處處皆勝兵此固寓兵於農之意亦古人折衝樽俎意也

徐學謨改折漕糧書冊序

揚州厥土下下吾鄉居揚州之隅賦額特重歲

供當天下之半然而民能勉力委輸猶幾幸不困者以下下則宜稻也嘉定瀕海磽瘠下下而高土不宜稻况潮汐四通則溝洫易淤颶風時作則蕩析爲虞余生七十年來所見全稔之秋猶未數數也民以農隙濬渠農時耕作計日占風廩廩望歲所產木棉蚤夜拮据以布易銀以銀易米而後以給賦稅歲之所入不及他邑之三而勞苦倍之每兌期將及則米價騰湧悍軍刁勒索耗橫加以二

石之費完一石之課猶懼不能民不堪命可知矣
歲在庚辰以後旱澇頻仍民苦罄室瘠土更甚勢
遂不支逋負者多漕事莫辦將逮一人一人亡命
責之里胥里胥亦亡責之戚屬戚屬又亡甚且舉
數區之民無一戶全者爾時有司政尙東濕袖手
縮舌無可誰何乃貸他稅之入銀萬計以完漕事
而漕病去者不樂其鄉去不遠歸出郭東西望極
目蒿萊則來歲之漕又病兩臺適至日擊時難詢
民疾苦民以其情告謂惟漕折銀便事非上請不
可父老瞿仁吳應麟封坊等蒲伏闕下大司農海
豐楊公讀其狀惻然憐之下其事於兩臺兩臺稔
知民情也僉以爲宜於是始奉命改折仍令三歲
一請懼民之怙恩逋賦也今行之九年凡三得請
而嘉民亾者復還蒿萊者漸闕矣顧久羸之民仆
而難起久行之數未有已時漕折間有逋負者熊
侯蒞邑六載而以催科在俸之日十居其三蓋空
釜索糜卽巧婦安所措手哉侯慮積逋未清則改
折難以再請而漕兌旣復則疲邑何以爲生欲宣
隱情播之當道乃哀部院道府先後文移及疏奏
書啓彙而梓之而屬叙於余余豈其爲桑梓之私

圖顧惟國家仰給東南以嘉定磽瘠不幸而賦與
他邑等苟不曲加體惜槩徵漕糧民將不知所終
矣語有之曰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况涸轍爲魚幾
何也當事者誠爲下邑計長久則改折似當永定
不然而徒以困吏吏唯有與
民俱困耳豈國家之福哉

郭正域建平縣舊志序

夫志史之一體也旣曰志矣又有記焉又有傳焉又

有表焉名實何居一體而淆衆體不亦枝指乎今
爲郡邑書者習焉不察多之爲貴賣薪耶欲多乎
一邑之中使人不勝讀郡國而上何窮之有文中
子曰紀繁而志寡史之失也吾意爲志者第曰志
識其大者而已志人才也非其有而借之志藝文
也非待要而濫之志瑣屑也非其據而鬪之恣恣
靡靡不足書也往予志江夏盡以志名不盈一握
而不識者以爲不富朱君志建平與予意合他體
不混焉風土政事觀往察來粲然備矣朱君名家
子先宗伯公在世廟時以文學政事表於朝寧朱
君文雅士爲政廉平不墮家聲以宗伯之教教邑
人民用以和風移俗易著足述也建平民淳事簡

安於田畝昔人以為江東道院朱君馴而習之作
而新之行道有規條載道有成書矣漢皇帝所謂
惘惘之吏日計不作月計有餘騰在璽書第日不
煩耳夫事煩則民擾文煩則詞濫政事文章崎嶇
邪遁日遠於實煩之故也朱君之與子意合則
為治也與為志也皆可謂不煩矣

李攀龍廣陵十先生傳序

人才之生雖地氣使然
哉曷嘗不由應運而興

者乎應運而興則地氣與人才相感以勸其成相
感以勸其成然後闕之不為沮挫之不為變也我
世宗肅皇帝以聖文神武治天下者且五十年乃
廣陵有先生十人洪永之際於斯為盛矣儲公之
黜如臯令與王公之訊蕭敬景伯時趙叔鳴之忤
途瑾也朱升之之掾顧開封與蔣子雲之諫南狩
也曾公之洵洵於遼左與桑子木之傾於骸骨之
疏宗子相之祭楊太僕也所不罹者朱子价一人
而已奈何十人而九闕之九挫之乎肅皇帝懲宦
者煽亂而制奸臣之命斯運之所起也予往見歐
君矯矯自史才而致意乎作者有鑒裁矣善乎傳
所謂廣陵在漢時吳王好文辭而大山之作舊自

淮南彬彬哉明興二百年廣陵多文學之士乃今
始有宗臣云今勿論其所得即自諸公已力圖復
古推轂獻吉景明輩而伯時子雲叔鳴升之亦各
以聲藝翺翔李何間矣子相後出相勸而成者乎
翩翩孔璋之流也世方病文學之士無吏事登陴
而守福州者誰與永安之捷與海防二三策豈一
語不相合也而况馬政軍餉綏彝導河如儲王以
下諸公所至有績者乎故闕之不為沮挫之不為
變進則謀國家退則著文辭自董生而授經術之
業有如十先生廣陵得以稱文獻之邦矣何應運
而興而河套之議卒撓於讒而不得復國家二百
年之疆圉設令子木之奏行而嚴氏者與三尚書
並罷其有侔主之禍也豈廣陵地氣微不能運
會而適至是乎以徵文獻則足矣其斯實錄云

王同祖東吳水利通攷序

昔者聖王作極觀文察
理裁成體化以厚民生

而平土之功昭矣是故水之為民利溥哉治之得
其道則澤流無窮功被萬物否則為害矣可不慎
乎今天下言水之為民利害者其大有二北地則
黃河數決徐沛之間弗寧居其所謂疏淪決排以

治之者未易論也南方則三江五湖為形制要區古今論三江者無慮數十家言人人殊乃悉舉衆說約異反同究其指歸作三江考太湖為東南澤藪經傳所記名稱不一探源索流並彰其目作太湖攷東吳古稱澤國上下數千年間其興利安民者載在史冊班班可舉次其代系推其績緒揚摧終始統而論之作東吳水利攷東吳之田極膏腴衍沃自唐益賦以來率經野任地以興井牧迨宋為備我朝賦彌益所以治之者益慎且密也町原堰瀦以止蓄務莫急焉作治田攷東吳之水皆滙於太湖洩於三江分流於涇浦以東入於海為利害甚切古今治水咸著經權宣防釃分要領在焉作治水攷治法既興警調兼舉量制章程以綏公私作工計攷善法存乎因材植功存乎專任爰稽令典以規成物劾作職官攷崑山處郡之中若聚孟轉轂江合湖流入海要道視他邑最區分遂別源委粲然作崑山導水源流攷圖十圖叙四並著於篇以俟經國者採焉

王錫爵蔡虛齋先生密箴後序

今御史中丞詹汝欽氏既為其鄉先

生蔡文莊公疏請得追謚因刻其密箴以傳而問序不佞久之未得其說也一日忽記為史官時少保趙文肅先生問呼與講學而不應先生曰子薄講學乎不佞謹對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先生曰何謂顯何謂密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而先生起躍然曰孺子可教已當時竊自喜年少見一班驟而得先生肯語已涉學遊世迨今二十年始大悟其向者言密之粗也夫密箴言自立言自反言自愛不言自勝其條五十大抵皆獨坐獨臥時以治心養氣去妄去矜為默而寡過之行無勝術也故汝清自呼小人自晉曉曉嚶嚶自戒老自悔博自危知勝之為害也蓋蔡先生沒而其行世之書止於解經圖說為後生嚆矢乃世鮮傳其密箴而當時相與標立門戶縱辨自矜之士其書洸洋可喜學者至今師宗之然此乃勝義非密義也勝義可以屈君子密義可以愧小人而世之降而趨也與其使君子屈不若使小人愧夫愧心生于已之不勝知不勝乃可以言為已而勝者非已也少以用壯勝辯以禦訥勝躁以飾靜勝天下之事

一入勝郎不屬之已故自予小子之讀密箴也請終身不敢言勝人亦請終身不敢言自勝

顧清京口三山志序 山之有志本禹貢山海周禮

桂山近代之石鐘皆是也北固金焦為京口三名

足以勝于天下而未有為之志如桂與石鐘者山之僧以是為缺典也稍哀集其事各為一編志於

此濫觴矣然統紀未一篇帙舛訛間或失之蕃蕪溺于神怪而遺其大者亦有之乎平陽史宗道以

名進士來為其郡推官聽斷之暇覽而興焉乃謀諸郡人張君廷心彙而輯之合為一書曰京口三

山志既成不遠數百里走書雲間屬為是正而後乃付之梓人廷心舉于鄉與予為同年史君博雅

好古又予所習知也意不可以虛辱而三山者近在吾鄉邑間舟航南北今老矣追維平生非局于

程期則累于憂患雖舉蓬引領神爽飛越而巖蘿磴蘇之側猶未有一跡焉每披圖按牒未嘗不悵

然興懷意奇觀勝賞亦必造物者有以予之而昔人所謂意行所謂臥遊者特巧于自遣而終非其

本情也乃今因是編而得以盡窮其勝龍宮塔廟之外至于林谷之杳邃泉石之幽奇厓鑄木刻之

瓌瑋譎怪之跡莫不羅列並進舉集施目前而無一隱遁異時肩輿徑造不問主人而所至皆為熟

境緇衣黃冠諸公亦不以予為生客也則二君之貺不既多矣乎乃為畧詮次其後先考訂其疑缺

定為若干卷而述其大意以歸之

屠隆北灣橋序 州古桐汭地東接具區南通宣歙

一山澤間名壤孔道城北相距里許有溪名北灣遶州後堪輿家謂實關州治發源靈山其流滙太

湖以抵大江道通溧陽句曲稱境內一巨浸云每春夏之交洪流泛溢士庶褰裳則畏盤渦揚舲則

戒駛漲病涉良多正德間嘗建石梁不久而圯州刺史汝穎段侯以中原人豪來蒞茲郡興利剔蠹

百務犁然士民以病涉告危風駕往視太息曰王政先橋梁仁人貴利濟民病涉若此如司牧何於

是首捐俸二百為士民倡郡父老子弟急先樂助未及暮而大橋落成修十丈廣丈二矯弘規于

虹偃澄波于淡鏡雪簑雨笠漁樵暮歸雲壟烟旌
 耕夫曉出車輪馬蹄摩肩擊鼓征衫遊屐連袂蹋
 歌興莫如之誦洽康哉之風橋之成也所關匪匪
 細侯之功德千秋哉夫穆滿龍鬣事涉荒唐端明
 萬安稍援神怪詎若侯杓運元德桴應黔首不神
 而神良足異矣嗟乎司牧者溺其職或浚膏膏以
 自潤或延歲月而待遷往往傳舍其土而秦越其
 民獨侯不然蓋真焦心蒿目視下若子而營國如
 家焉苟可佐黔黎之急者無弗為而無弗勤也嘉
 政美績有口不勝頌而冊不勝書者建橋則其一
 節耳不佞聞之鵲巢麗譙泉清潢瀆蓋德克之符
 人悅而神相之矣侯之部下若管侍御及諸文學
 生悉助工慕義為力而復問記于不佞
 夫侯德自不朽烏侯不佞言而不朽乎

黃淳耀鄉兵議序

籍民為兵其制尚矣唐之抱真
 德裕能以節度使行之於一方

宋之神宗安石不能以天子宰相行之于天下其
 故何也蓋抱真德裕挾節鎮之權其勢非有司所
 能格而其臨民也近于天子宰相凡蠲徭租給弓
 矢弟能否一切有實意存焉故其法得行於澤潞

川蜀神宗安石之意未嘗不善也其去民遠其所
 倚以行法者有司而已涑水氏所云比戶騷擾不
 遺一家王巖叟所云羈縻之虐鞭笞之苦誅求之
 無已天子宰相皆不知也而團教未成即又以番
 上困之故其法不得行于河北諸路今天下之言
 鄉兵者多矣其說皆原于抱真德裕而度其既行
 之後當與安石不殊蓋亦幸而不見施行以得免
 于熙寧之擾也雖然寇盜交訌天下益急練民兵
 以紓正兵留募兵之費以贍民兵豈非經武強兵
 之上策哉懲有宋之弊而謂此法必不可行是懲
 噎而廢食也吾友陸子履長著鄉兵議一卷大意
 以編甲定戶為主八千家而出一人無唐世三丁
 稅一三戶擇一之苦每日輪赤仄一二無宋世質
 衣買弓之苦其他繁瑣縻密曲為之制如貫繩畫
 局使人一望而曉雖今世無抱真德裕其人吾知
 其斷斷可行也玉新建有言弭盜所以安民而安
 民又為弭盜之本故其開府虔州掃除羣盜一以
 嚴保甲為先務保甲嚴而盜無所匿奇功克成夫
 但行保甲而其効已如此况以鄉兵寓保甲以守
 寓戰如陸子之說之精且變者哉語不云乎如有

用我舉而措之可也歟而其後日賦地賦民賦其富者甲以

侯岐曾保甲條議序 保甲之便民也夫人而知之
 淡數目踰矣然奸小弗之讐遊手異言者視昨不
 加少振臂奮發呼劫奪者無筭賣酒舍客之家雖
 藏大盜盜弗以聞無患也甲長約長之名紛然所給
 版冊輪半日暇記名姓而已過則懷而卷之戶口
 弗及稽也保之義何居且如是則都圖里甲百年之
 相知也保之義何居且如是則都圖里甲百年之
 名宛然無改吾民固有之耳何取乎保甲當事何
 取乎屢檄哉夫已弊之民紛張必亂而保甲特以
 已行之法重為條貫非紛張也以一甲長而統十
 家以一保長而統十甲互相保恤互相簡察家與
 家為隣甲與甲為隣保長又與保長為隣數萬之
 戶呼吸並應有米可賑可使之生無米可賑可使
 之死非使之死也能使之致死弗亂也古之善守
 國者雖強敵迫之於外其民食馬畜盡乃磔鼠豕
 磔鼠豕盡乃易子斃骨而不敢動今之民猶古之
 民也外無強寇之逼內無斃骨之慘而曰良法也

不可行大亂必不可止則何也愚故曰保甲固便
 民也尤便于今日之民蓋饑民雖死無奸亂之志
 亂民雖飽無樂生之情保甲一行能使亂民不為
 之倡饑民束手待食而後官司得徐為之所不然
 不必米盡也即多米亦亂不必歲凶也即歲熟亦
 亂不觀逞歲之事乎畚鍤就畢穗首番地矣百姓
 自紛然起耳且問向之行劫而被獲者其果楞然
 而羸者乎抑果然而強者乎富家篋箱橐囊暮夜
 懷挈而出者皆好語音美面目者也此豈食盡使
 然乎愚故知保甲不可不行而向之行保甲者非
 所謂行也若夫治亂之數往復不恒天災流行何
 代茂有雖有保甲又如之何然寧綢其戶而待其
 雨設其防而聽其潰萬不幸而遭其事諒吾賢士
 大夫不忍先以之處心也敢採昔賢成法及今都
 邑所已行而效者參定條例具目如左若
 夫勸之必行持之可久則有良司牧在

陳龍正治平三疏序 欲以利益歸君父者天理也
 欲以名義歸其身者人欲也
 何必樹私哉絲是辨理欲始足以正人心而其為
 君父為天下乃所謂無為而為矣若云導民不期

勸諫君不期聽行師不求勝用藥不求效則亦戾哉雲怡蔡公三疏大都闡理欲開治道之原其未一奏代述王言而申之以各見本心無容偏黨誠欲使堯舜為皇夔之宗也旨哉深乎愚獨恐世人聞有為無為之說而不得其解反以利君父為有為而名義其身之為無為也則非我皇上褒述宋儒之意不自揆之曷自知之易云不獲其身人往往獲其身而自以為天理矣

蔡懋德遇災陳言疏序

甫成進士則芻狗之若夫

學孔孟之學而期致治平之用天下之大未可謂遂無其人也進士服官上之樹功名殫職業次則臘華顯溫飽妻孥若夫事堯舜之主而願拯生民之苦天下之大亦未可謂遂無其人也懋德自釋褐來浮沉外寮廿有餘年未敢過自菲薄所恨賦質既弱具才復謏無能乘時報主而淑孔孟拯生民一念嘗自耿耿不能寐也戊寅八月初九日皇上以局災三見下詔省過與臣民共新懋德耿耿一念淳動且義與疆事共安危因深思本計立草法祖改過治平大道二疏入告至九月初三日始

得拜發初九日銀臺轉奏首疏十一日銀臺轉奏

第二疏而懋德耿耿一念猶未已復草天心立轉

至易一疏于十八日拜發比草三疏時寔未暇有

第二念也是日前二疏皆得旨二十五日奏第三

疏十月初一日得旨嗣是羽書調援貸餉禦敵控

愆無虛畧迨己卯初夏八城幸保安堵顧追維容

秋三奏迂愚狂慙無當事機仰荷主聖高厚優容

而懋德耿耿一念益踣躄不能自寧尚敢予同心

交相黽勉焉以孔孟之學事堯舜之主拯生民而

臻平治不亦休乎懋德孤迷小臣也爰明耿耿本

念并紀疏發先後日月

以質之天下後世耳矣

楊廷樞遜國忠紀序

臣在草莽伏讀高皇帝時事

王謨蓋行之三十年而忠臣義士駢肩疊跡自古

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漢唐宋之已事可睹已孝惠

蚤世政出房闈易置諸侯王如反掌崛疆廷諍一

安國侯耳元武門喋血夜半截斧王魏朝射鈞夕

委贄姦普傳會金匱佐成廷美德昭之死悲夫此

皆創業貽謀不及一世二世者也而艱難變故之

時忠義漸滅國如無人焉悲夫明興革除日月之際元孫遜荒真人踐祚不既天與人歸乎乃諸臣爭首陽之節趨死如飴决脰屠腸血肉狼籍肢體斷續妻孥親戚皆反接貫五木繫繫牽就戮不水瞬雖湛九族靡悔其從容絕命間闕從亡卓犖可紀者甚衆若湮沒不得稱者又不可勝數也顧遺事異蹟迢迢復見於世學士好稱之何哉高皇帝手提八紘於燹倫氓勞之日變醜養瘠堯釀舜薰不及百年風移俗革大聖人作為過化存神之妙如此故以高皇帝之功則易世之後神器不當枳枳而再安以高皇帝之德則非變出非恒士爭死義不足以見培養忠孝廉恥之報以高皇帝之智不難舍伯邑考立武舍膺立衍而不可失萬世立嫡之正以文皇帝之仁不難赦斬祛之罪旌漆身吞炭之忠而無以見曠古臣子之烈故臣謂諸臣之忠高皇帝生之而文皇帝成之也生成之恩惟君與父即頌言無諱以明雨露霜雪之皆恩言之者奚罪乎嗟乎中山開平之流純德元勳前代未有固已宣昭於鏢矣要以礪世磨鈍扶天綱植人紀思育賢於菁莪咏食德於豐鎬如方練耿鐵之

義又曷可少哉斯固有道君子之所欲揚扈也南都舊有忠節錄刻於太常而事久論愈定諸臣為建文請編年為諸忠請卹請祀先後爭上書而南禮曹臣周鏞特請易名且將進而請建文廟號焉於是搜輯舊聞補所未備凡若干卷曰遜國忠紀藏之家塾以俟圖史而孝廉臣楊廷樞為之序

江南通志卷之第七十三 終

漢之末葉以與國史而卒京引揚漢之京
付是野神書開蘇河未前凡皆下
登曹引周熱
書文若
濬書官出
讓又岳河少
少若洪因亦
意孫千之
文西

江南通志卷之第七十四

藝文

序

皇清郎廷佐重修二十一史序

春秋史也明王道紀

年炳於日星孔子而後有論斷之才者簪筆而為
一代之書以自成一言而其義皆本諸春秋春
秋史之始也史春秋之繼也自漢以來如龍門諸
史氏或紀數千百年或紀數百年或數代而為
紀或一代而為一紀其間帝王君相古今得失興
廢之由敘述甚詳且悉藏之名山傳之通邑大都
殆可謂曠世而不易其言振古而不磨其蹟者乎
是書也上之可以備君王之顧問下之可以資公
卿大夫之謨謀與學人君子之觀感有人焉越山
航海而叩以當世之務則嗒然若喪有人焉足不
出戶庭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數其事跡如在目前
則讀史與不讀史之故也雖諸儒家病史書之浩

瀚而節取之蒐集之多撮成一書髣髴古今大畧
 以裨學者之強記然未覩全史終屬管中窺豹僅
 見一斑耳故登嵩華之高則丘陵不足觀也涉渤
 海之險則江河不足畏也得干霄之木則羣材不
 足用也讀歷代之史則諸家之成竹可委而棄也
 信乎讀史者之不可不讀全史也然傳之既久而
 無漫漶殘闕之慮苟非輯其書之本使之常存而
 不毀令天下之博雅者有求而即得之亦不可明
 洪武間建大本堂羅二酉所藏書其中命諸名臣
 參考時宋濂王禕輩奉詔纂修畢窮年之力合成
 全史太祖親加較讐者再迺允刊定而貯於辟雍
 誠盛事也余舊階史館侍從東觀時與諸司成遊
 蓋曾流覽其籍思有以新之而未逮今謬膺
 宸命節度南邦謁先師於雞鳴山陽谷之掌故郡
 廣文出其版以獻荒涼舊簡強半屬蟬鼠之餘斷
 續遺編依稀無魯魚之辨余慨然曰是固天下萬
 世之書也而顧使其殘缺若此沿至積壞之後遂
 令將來不復有全史則典守者之責也矧
 今天子重道崇文修釋奠之文進經筵之講制禮作
 樂創

昭代之典章酌古準今徵先朝之文獻即勝國之實
 錄悉取而裒益之獨是書以介在南服尚待修明
 又豈非大小臣工之責哉因畀廣文以輯治之任
 而一時寮案諸大夫亦亮余心克襄余志爰授梓
 朝夕從事浹歲而告成焉汚者潔之缺者全之糢
 糊者昭著之久淹之故帙煥為盛世之新書余顧
 而忻然既而復慨然曰商彝周鼎重寶也而人不
 之見則不謂其重矣古今全史奇書也而人不之
 習則不謂其奇矣修而輯之吾黨之事也羣而習
 之則天下後世之事也余固願天下後世之顯而
 有位者於兵農錢穀之暇手是書而披閱之以獻
 替於
 君父之前雖不作史而存史之心則無愧乎其作史
 者也天下後世之窮而在下者於易象詩書之外
 手是書而披閱之以實其聞見以開拓其心胸之
 未有雖不作史而佩史之言則亦無愧乎作史者
 也是則修之之意也詎可忽乎哉嗚呼史之作為
 天下萬世作也則史之修亦為天下萬世修也第
 厚物雖堅久則必腐百年以後安保其不復損
 如今日者乎繼此而修則更在後起之同志者

周亮工江寧府志序

國必有史所以紀朝廷之功

實詳統馭之經權而各方英
彥臣子經營無不盡歸誌載其外更有天官河渠
藝文孝友逸民列女諸端紀所以分端羅列闡悉
天下之盛美者慮無不具備矣然要以國家為統
紀而因之散見於方州不能盡十之三四若其勝
跡遺烈不得不待區分疆畫者之各極其該詳其
事雖分隸於各郡邑而掌之司牧繫之職業請之
御史中丞其究同於國典非一人之私言也但其
間方土有厚薄人才有衆寡不足盡光傳述而一
時有其責者又未即為賢士大夫號為才學淹通
者流以故雖多成書而未足備藝林採覽至金陵
古稱龍蟠虎踞歷代帝王所都居山川宮闕之壯
麗人物制度之風流往往甲於他方及考其紀載
之書自六朝而後惟宋馬制使光祖景定建康志
最稱詳洽今既不可得見而元張鉉金陵新志雖
存虜蔓實無足觀前正德間府丞寇公天敘曾一
修之書亦不傳至萬曆五年府尹汪公少泉復事
重修紀事交稱簡確今所傳府志是也以今觀之
山水人文猶未盡六朝之盛而萬曆以後其紀載

尚復缺如

皇清興改都為省其間沿革吏治懿烈貞芳足與史
乘相表裏者歷二十餘禩未見表章識者悼之以
金陵地勢攬勝中區而遺聞同乎若滅若沒其所
關文獻絕續豈細事而已哉太守大衍陳君蒞茲
土也惠我人斯以膏以雨乃於政成之日痛斯事
之將湮也慨然謀所以修舉之於是請之督公請
之撫公請之藩臬諸公僉曰允宜哉陳君則於退
食暇即手一編勤纂輯而一時博雅有聲者亦不
吝虛心諮訪得而叅佐之適八閱月而志成因取
其書讀之闕者續畧者詳一時學士遺編故老傳
說莫不兼茹而精採不獨風土節烈聲名文物之
大足以昭示來許即其二軼事可傳士林資談
佐者固將不勝其漁取於是知陳君之以著作之
才而託之一方見之當世殆有耀簡冊而彌光者
矣夫以天下之大職方所隸之多且廣合計其誌
載遺編當不啻繁星之麗天支山之亘地雖使窮
年攷斲莫能竟其疆域居平每作僻想安得好事
者流盡舉百國之方書芟繁亂而就統紀勒為一
編藏之石室與七十二代之金函二十一家之載

筆並傳不朽豈非更爲極快而終不能苟學者恣
意搜討但攬其一二最勝以蓋其餘如讀史者之
先馬班獵百家者之首韓蘇歐柳則舍是編其何
求豈徒孟堅兩京之作太冲三都之製爲各後方
風腴文炫麗而已哉知後有作者僅能增其所未
歷而莫能文其所已備也已予少遊金陵每愛此
間名勝今復官江左得觀郡志之成因喜陳君芳
烈有將與此志聲施無窮者遂因其請畧識始末
以爲
之序

錢謙益過嶺集序

讀孝升先生過嶺集者咸以蘇

論之則亦有不盡同者今夫韓之於潮蘇之於儋
皆以貶謫行衰病入隴負擔渡海鱷魚之與侶而
杭榔之與居皆不勝旅人遷客放流憔悴之苦孝
升之過嶺也奉尺一之

詔持英蕩之節州邑長吏負弩矢前驅元戎連帥
首鞞袴俛立道左龍戶扶旌馬人挾轂此孝升之
所有而韓蘇之所無也越三湘渡五嶺天水相圍
颶風撞捩扶胥黃木僅扯一髮蓋海旌幢連天觀

閣占規外星辰之磊落食章舉爽柱之瑰異此古
今之所同而韓蘇與孝升之所偕有也韓子之詩
莫奇於隴吏南食諸篇蘇子瞻海南諸篇子由謂
馳騁從之常出其後孝升過嶺之詩亦然學富則
使物皆靈才老則攪境卽變山厲水屈則昌黎鬪
其寡兀天容海色則眉山並其澄閒此孝升與韓
蘇之所同而世之騷人詞客刻畫盡氣不能追步
其後塵者也然而有大不同者蘇子渡海在遲暮
累躓之後和陶之詩思以桑榆末景自託於淵明
去買田陽羨蓋無幾矣韓子贈元協律自謂不知
四罪地豈有再起辰潮州謝上之表至以封禪告
成爲勸蓋其憂患熏心生平用壯邁往之氣僅有
存者若吾孝升以地負海涵之才當日升川至之
候風雨起於行間雲物生於字裏輔軒弔古輶車
覽勝燈炮酒闌筆酣墨飽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穹
龜長魚距躍後先南海之百靈秘怪恍惚涌現於
篇什之中蓋韓蘇之所乘者暮氣也孝升之所乘
者朝氣也韓蘇奄啜濛汜之日也孝升扶桑禺中
之日也才有壯老節有盈縮而詩之意匠聲律從
之蓋有使之然者也後之君子讀過嶺之詩比量

古今同異之間淡思而自得之無以易我言矣孝
升使事畢枉道曹溪致瓣香於慙大師肉身賦詩
皈依願與子瞻同結南華之緣而淡以退之留衣
大顛終老倔強爲可恨張燕公有言願寄無礙香
隨心到南海余與孝升心期在是他時
志曹溪者將有徵焉而茲固未能備焉

王貽上詩集序

神宗庚戌之歲偕余舉南宮者關
西文太青新城王季木竟陵鍾伯

敬皆雄駿君子掉鞅詞壇太青博而奧季木瞻而
肆踔厲風發大放厥詞太青贈季木曰元美吾兼
愛空同爾獨師蓋其宗法如此而伯敬以幽閑隱
秀之致標指詩歸窺易時人之耳目迄於今軀材
諷說簞弄研削莫不援引鍾譚與王李徐袁分茅
設藹而關西新城之集孤行秦齊之間江表之士
莫有過而問者三子之才力伯仲之間耳而身後
之名飛沈迴絕殆亦有幸不幸焉千秋萬歲古人
所以淡歎於寂寞也季木歿三十餘年從孫貽上
復以詩名鵲起閩人林古度詮次其集推季木爲
先河謂家學門風淵源有自新城之壇坫大振於
聲銷灰燼之餘而竟陵之光燄燿燿矣余蓋爲之撫

卷太息知文苑之乘除有劫運叅錯其間抑亦可
以觀天咫也嗟夫詩道淪胥浮僞並作其大端有
二學古而贗者影掠滄溟弇州之贗語尺寸比擬
此屈步之虫尋條失枝者也師心而忘者懲創品
彙詩歸之流弊眩運掉舉此牛羊之眼但見方隅
者也之二人者其持論區以別矣不知古學之由
來而勇於自是輕於侮昔則亦同歸於狂易而已
貽上之詩文繁理富銜華佩實感時之作惻捨於
杜陵緣情之什纏綿於義山其談藝四言曰典曰
遠曰諧曰則沿波討源平原之遺則也截斷衆流
將山之徵言也別裁僞體轉益多師草堂之金丹
大藥也平心易氣耽思旁訊深知古學之繇來而
於前二人者之爲皆能淘汰其癢結被除其嘈雜
思深哉小雅之復作也微斯人其誰與歸貽上以
余爲孤行之老馬過而問道於余余遂趣舉其言
以爲教往余嘗與太青季木論文東闕下勸其追
遡古學毋沿洄於今學而不知返太青喟然謂季
本日虞山之言是也顧我老不能用耳今二子墓
本已拱聲塵蔑如余入十昏忘值貽上代興之日
向之鏃礪知已用古學勸勉者今得於身親見之

豈不有厚幸哉書古學博覽古今醫術良醫良藥之

吳偉業江南巡撫韓中丞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

之五載天子游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間間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

當宁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追於闕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哀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偉業序之偉業讀而嘆曰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撫傳以撰集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為鑒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若奏對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覈其文顯一切傳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叅訂國書有微文之疑互則為

之執筆彷彿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書曰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曉習文法左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天子器其能擢自帷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

瞻公蒞政浹旬固已赫然改觀矣亡何有遷擢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萑苻數起閩海巨寇闖入內地以註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姦宄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為政向之所謂告急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黔閩粵之餉檄使旁午奔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歛鄉部書都鄙之版掾史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即鐫譙隨之發代者拜除如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公能無焦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詔條赦令

計簿獄詞所當鉤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可億
算惟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羸縮之數而操
綱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治絲如燭炤而觴解故有
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夕可
人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以此重其才服其畧它
人爲之弗能及也竊惟古來奏疏莫善於晁買亦
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西夏河
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務夫論事人主之
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義道德
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土未盡
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講求以
歸縣官舉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孔亟水
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腑居重
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仰副度
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爲根本以兼爲東南
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漢神爵
之治尚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政行仁
義而收其効於富强聖主賢臣諮諏要道或課名
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之極驗
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祇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以
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言
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密勿之地入則造膝留
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有
所裨益此豈疏逖小臣芻蕘獻替者可得而比然
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彼
於文墨治辨之間謂公功著修職服其才而重其
畧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
耳又烏足以窺公之大哉

江海虜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
有功者旂常以記之鐘鼎以銘之

簡冊丹青以載之鼓籥笙簧以歌之王命尸臣官
此枸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周以前尚矣降此
則輔氏之鐘魏顆所以獲杜回也邢國之鼎禮至
所以掖國子也燕然北征竇車騎所以登山刻石
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真所以定亂作歌也上之人
載在盟府絃之樂官圖其勞於不朽爲臣者則又
受彝器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後世永永矢報於
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今我西安梁公庸

江寧一捷再造南土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兵
閔亂賴公克底於寧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之
功既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珣戈黼
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爲我序之
公秦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亢切而
憤厲清笳急笛驟而歌之介胃之士無不撫劍擊
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之
間樓船羽蓋黃頭櫂歌非猶夫扶風壯士之聲情
慷慨也石城烏棲江南之美非猶夫隴頭水關山
月之激昂三嘆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予
則以爲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裘
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之
不武驅之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是
過焉又何有於士風而謂南音寬柔擘緩不足乎
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講
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中
當古短簫饒歌之曲可也公笑而領曰善遂書之
以爲序

贈冒辟疆序

如臯有孝友易直之君子曰冒辟疆

垂三十年其生平踪跡於金陵於三吳以及海內
遍擇其賢豪長者與遊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
然一時高門子弟才地自許者相遇於南中刻壇
墀立名氏陽羨陳定生歸德侯朝宗與辟疆爲三
人皆貴公子定生朝宗儀觀偉然雄懷顧盼辟疆
舉止蘊藉吐納風流視之雖若不同其好名節持
議論一也以此深相結義所不可抗言排之品覈
執政裁量公卿雖甚強梗不能有所屈撓有皖人
者故奄黨也流寓南中通賓客畜聲伎欲以氣力
傾東南知諸君子唾棄之也乞好謁以輸平未有
間會三人者置酒雞鳴埭下名其家善謳者歌主
人所製新詞則大喜曰此諸君欲善我也旣而偵
客云何見諸君箕踞而嬉聽其曲時亦稱善夜將
半酒酣輒衆中大罵曰若當見媪子乃欲以詞家
自贖乎引滿浮白撫掌狂笑達旦不少休於是大
恨次骨思有以報之矣申酉之交彼以攀附驟枋
用興大獄以修舊却定生爲所得幾填牢戶朝宗
遁之故鄣山中南中人多爲辟疆耳目者跳而免

尋以大亂奉其父憲副嵩少公歸隱如臯之水繪
 庵誓志不出嗟乎陵谷既遷人事變滅向之炎炎
 赫赫者捧馬足而乞命顛墜巖谷不知所之矣二
 三君子幽愁窮感定生亡朝宗歸梁宋亦以病沒
 江南因初附數有收考一時名豪惴惴莫保家族
 辟疆清羸雞骨藥鑪經卷蕭然塵外自奉憲副公
 諱杜門奉母恒如嬰兒尺一之問不踰境中與世
 無害離事圖全如臯僻壤冒氏為右姓家世好行
 其德年饑為粥於路全活億萬計處患難之際先
 人後己揮斥橐中裝脫親知於厄不居其功傳曰
 有陰德者必受其報門戶之無恙有天道焉自其
 祖元同先生用方州著績憲副敷歷襄漢出入兩
 都政事文學咸有師授辟疆修祖父之業拜官不
 仕益發之詩文以及於穀梁伯侍昌氏之集凡四
 世矣每更闌月落追思陳事少年腸肥腦滿感慨
 激昂思有以效其尺寸日月云邁身世都非覽明
 鏡以興嗟苦修名之不立未嘗不中夜而徬徨也
 青溪白石之勝名姬駿馬之游百萬纏頭十千置
 酒自豪習破除依稀昔夢彼美人兮不見折苕華
 以自思未嘗不流連而三嘆也謝安石有言中年

以來傷於哀樂政賴絲竹陶寫耳迺有梨園舊工
 自云向事皖司馬為之主謳江上視師之役同輩
 皆得典兵黃金橫帶夫執干戈以衛社稷付之俳
 優朱儒而猶與吾黨講恩仇而爭勝負用仕局為
 兵機等軍容於兒戲不亦可盍然一笑乎余獲交
 於賢士大夫不為少矣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
 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
 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當之耳詩有之曰莫
 往莫來悠悠我思又曰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
 叩否叩須我友夫吳會者辟疆之所嘗遊而喪亂
 以後不一過焉將子無怒秋
 以為期辟疆其許我乎否也

徐元文黃山志序

名山川之有紀始見於周禮余按職方氏衡華霍岱皆見列諸

鎮山獨豫州不載嵩山而以雍州之華山領之頗
 不得其解以此嘆後世志載之難據而奇勝之湮
 沒於下州僻壤者多矣黃山雖相傳為軒轅學道
 處然靈跡詭秘遊履罕到至唐永貞中滿禪師始
 結茅靈湯泉其山之有志則始於行明惠然師歷
 宋元符紹興明順天順間皆經修輯而事實呈漏鏡

板漫漶今入水禪師卓錫是山之硃砂菴始發愿
 重葺之綜其形勝事蹟類為十卷自甲辰至丙午
 甫三年而告成問序於予予為黃山發脉遠自梅
 嶺逶迤至婺之蓮華山綿延黟邑至張家山而北
 起伏二百里始結為是山其見於圖經者三十六
 峰中包小峰嶺以百數蓋其高僅一千一百七十
 丈而為東南諸山之冠者以宜歛地勢積高其平
 地隱起已與天台天目兩山相埒則黃山直踞其
 上而其支隴所分北倚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
 左挾湘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莫不條分脉會朝
 拱羅列而為大江以南之一巨鎮宜也然其載籍
 零落考証無自安知歷劫以後不將復荒棄如唐
 以前時而開山倡教諸禪祖之苦心亦有不共泯
 滅者公之汲汲為此其所慮遠矣余歷觀傳燈所
 錄西竺諸佛多從神仙皈依大乘是山本以軒轅
 得名其煉丹上升之地有不可得而踪跡者矣今
 入公嗣斷山禪師法暢演宗風於此地山之變而
 為曹溪南嶽也是容成浮丘諸列仙之所不得而
 爭者乎異時予或得休假歸里門杖策來遊與師
 披圖以徧尋天都石門之奇而浴於湯泉凌空濛

以望雲氣也又為三十
 六峯之間增一勝事矣

丁思孔吳縣志書序

吳邑志之不修自

本朝定鼎迄今蓋三十有餘年矣姑蘇財賦甲天下
 而吳尤宿號巖邑計三十餘年來其間風會之推
 遷典章之因革與夫忠孝節義之傳播人耳目間
 者殫已難更僕數而於志乘顧缺焉未備斯固有
 心文獻者之深憂也天津吳君宰是土政治之暇
 慨然取舊志而增葺之踰年而書成乞余為之序
 余以吳邑當簿書期會之繁征繕頻仍之際為令
 者即欲循分守職猶多未遑若文章之與政事洵
 乎不可得兼矣吳君獨於前人逡巡未暇及者一
 旦任之而恢恢有餘是何昔之難而今之易也因
 謂之曰子之釐訂精否筆削嚴否襄其事者伊何
 人夫志之作非一時一邑之事而上下數千百年
 之所折衷也試為我述其大槩可乎吳君告予曰
 愚公不敏不敢以修明自任顧於志獨兢兢焉蓋
 典故則博稽諸載籍事蹟則延訪於名賢非見聞
 之真者不敢錄其以私干者不敢徇若山川形勝

風俗戶口人物藝林之類有昔之所畧而今之所詳者昔所未有而今所增入者昔之舛訛而今之重為釐正者則縉紳先生某某與諸生某某之力居多愚公亦藉是以垂不朽焉至於書之遲遲有待者良因前此邑令鞅掌弗遑即有一二欲圖修舉者又或席不暇煖而去未能致力於簡編其成於今日則縉紳學士纂輯之勞而實賴撫軍以暨各臺鑒裁之盛事也愚公敢自以為功也哉予聞而領之益信天下事苟任之而不專專矣而或不於其職而又能出其餘蘊以盡心於文獻不因循以自安不苟且以卒業其不負乃職也審矣吳君昔與余同舉於鄉今而益悉其為人豈非文章政事固有兼擅而不窮者歟余謂吳君之政事不必因是書而傳而其文章則由是書而愈信其傳也是為序

采風合璧序

文風至江南而極盛矣當景運之休而應焉無論元魁接踵科名甲天下即桑戶芸窗之子莫不漱六藝之膏而挹百家之潤一時人文

淵藪必推江南嗚呼盛哉予承簡命一秉臬於皖城再分藩於吳下於是兩有采風之役所得十四郡之文彬彬乎旨而淡麗則而不浮變化而整錯采而有章蓋衡今準昔實具而文生焉非徒縱金戛玉炳炳烺烺聊以工鞏皖也予顧而樂之乃擇其言尤雅者若干篇授諸剗剛氏夫舉業逢世之物也似不必規規於古然不得古人之氣則終不能以行遠在乎轉移運會者有以力特之譬之三軍之士金鼓鍛戟人各異用而中軍立表特其一耳苟不惟一之是趨而紛然欲試其所長則年少易言而不知通變老將矍矍而卒墮術中其不僨乃事者少矣是故莊騷之奇變晁董之醇肆以至唐宋八家縱橫峭勁不可端倪之極筆無不恣才人之所取而自成一家者脫穎立見蓋不以清廟茅屋太羹醴酒為古而以煌煌典則根茂膏沃者為古發必中的舍無不破莫謂上江之文簡質勾吳之文踔厲有異同於其間也是役也子敢謂拔十得五而一片愛才重士之意思為操觚者樹表庶與

觀樂而列國之貞淫正變得失盛衰無不一知
其所以然予之採取在是則磊磊落落光明俊偉
之君子半入吾羅網中異日正色垂紳為朝廷文
學侍從之臣備左右顧問其卓然自見者固別有
在予拭目俟之矣題之曰合璧諸子

吳興祚高忠憲公年譜序

自有天地即有理學帝王行此理於上三綱九

法一代正焉聖賢明此理於下人心學術千古昭
焉然理者即之而不可見而心學之精微又父不
能以傳之子所以孔孟之後有楊墨有佛老皆曰
是理也吾得之吾得之始於汎觴終也襄陵一時
後世靡然從之及究其指趣要其歸宿則茫然如
搏虛焉諸能為孔孟之言者則又優孟其衣冠粗
之流於六藝淺之涉於詞章而於聖賢立心行已
之防不啻此參而彼商也有志之士起焉亦欲以
明道為務然或誤於功夫之失傳或病於見聞之
易惑各以其意相為揣摩名曰闢佛老乃其見則
猶然佛老之見也名曰距楊墨乃其行則猶然楊
墨之行也乖離淆偽不一不公其孰從而正之忠

憲高公奮乎百世之後歷考羣哲斷然以朱子為
宗其為學也質之於古矣未已也反而求之於心
求之於心矣未已也充而驗之於事閑邪存誠動
靜一致主敬格物內外交修始則參前倚衡卓爾
其有立也終則霧散冰融灑然其無事也由是窮
而樂達而檢患難而不憂由是坐而言起而行獨
處而不愧由是生而順死而安俟諸後儒而不惑
嗚呼詎不偉哉萬曆以後天啓以前其形於奏疏
者可以格君心之非其施於政事者可以振王綱
之墜其昭大法除大弊者可以傾一世之否而為
泰卒之瑞禍一發殲我哲人是乃明祚之將傾而
非先生之不幸也先生死而理學彰則先生猶不
死矣所傳困學記工夫明本體露使後之儒者盡
得乎從人之門以復覩夫鄒魯之統豈惟先生不
死哉雖紫陽猶不死也雖

吳正治趙清獻公敬恕堂集序

國家於封疆大臣

勳力王室則必形可虛矢專節制凡所條奏多俞
弗重其言天下因益重其人其歿也盡瘁國事則

必銘諸太常享以太丞錫封丘頌穆諡以蔭厥子
 無少顧惜將為百爾臣工勸重其人天下迺益重
 其言如趙清獻公是矣公忠貞清惠言多闓切有
 遺集藏於家公歿之十稔其子采岳編次劄劄請
 序於余余益嘆
 朝廷之善於用人與公之所以不負任使也往余居
 里門際公來莞糧儲於楚時烽燧初戢師旅頻仍
 熊湘尤據上游舉凡諸道勦撫其入而必勝之幾
 決於此而必勝之具亦取於此問糗餼芻芻疇轉
 幹公則蕭侯也問戰艦營幕疇繕給公則陶士行
 也問弓矢鋒刃疇煨疇礪湟隘道里疇區畫公則
 趙充國也公雖尚列監司而已一身直裕數輩之
 事
 上繇是知公才與德果堪大用不數年而踐制府顧
 託愈隆心愈和氣愈下其治滇黔也統御編氓控
 攝搖僮開屯設衛勞瘁百倍於楚而湖閩則尤當
 東南財賦之繁嶺海門戶之重吏治民瘼其待綜
 理而資獨斷尤屬殷劇而公則文經武緯達變通
 權各隨其俗之剛柔而斟酌於威惠凡有可以翊
 國澤民無不勤勤懇懇一若子之告父委婉悱惻

而見諸章奏輒報可至今滇黔湖閩稱公之豐功
 偉績如出一口不異吾楚之所目擊而其章奏尤
 得體焉或曰古純臣有恐身後掠美輒自焚草者
 矣是役也無乃非意乎余曰是為諫官言也迺若
 專征闖外身繫軍國綦重苟非敷奏詳明則千里
 痾瘵無由伸一時機宜無由識且上所以待心腹
 賢賜言聽計從絕無猜忌甚盛典也是蓋所以彰
 君德歟故唐宋諸臣時有採其奏疏列諸屏幃者
 矣有以本朝之臣直與祖宗訓誥同著藝文者矣
 則公斯集固可以教忠其子詮次更可以教孝况
 先是得諡清獻即以清獻名集不有宋少師趙公
 乎少師集亦其子岬手錄中僅詩及奏記首帙則
 朝賜愛直之碑亦猶今之冠以恩卹寵榮諸典冊
 也碑言少師誠心愛人夫誠心則主乎敬愛人則
 歸於恕是亦猶公之以敬恕名堂即此可徵無愧
 於清獻之諡公與少師忠貞既無不類余恐久而
 相沿無復辨也特為表
 著世蓋有兩趙清獻云
 沈荃松江府均役成書序
 三兵之困於役也戶口
 佹條漸次逃亡當事者

無日不抱杞憂武水給諫柯公條利病以均田均

世祖章皇帝軫念民瘼亟報可下之計部移咨巡撫

中丞奉行者艱於改絃機催數四而未嘗有應者山

左李侯蒞婁邑憫役法之日敝喟然歎曰松郡舊

有布解南北運收兌收銀諸役今皆貼官料理民

得息肩矣若圖中催辦該年總甲向稱小役而厲

民若是豈得膠柱而不思所以拯之乎未幾侯以

旨復任遂慨然以均田均役為已任諸吏逸巡臆胸

多築舍語馬天麟獨曰此固便民良法也害不百

不變法今其時矣顧力行何如耳侯喜甚遂捐廉

俸集羣吏備文冊開局西郊益委天麟董其事三

閱月而告成其一切征輸之法俱直捷簡便可永

為遵守華亭上海青浦皆倣婁例亦開局均編松

民自是無役四邑歡呼頌侯之德不衰而侯竟以

河工註誤去位婁民匍匐詣制撫訟冤不可得侯

亦以積勞致病卒於旅邸病且革猶以板荒未定

為嘆也婁民既載道輟春爰梓其均編始末屬

予序予載拜颺言曰自明迄今造福我雲間者有

名宦三人捐免襍賦則有巡撫周文襄釐正阡陌

則有僉憲鄭善夫均田均役則有我侯皆奕世不

忘者也且勿謂均役之功小也迥思未均之時羣

奸攘臂踰舌萬姓敲骨吸髓爰有三害五不便四

弊迨均編行而雪霰咸消當事者亦曾聞其說乎

何謂三害一曰審役之害二曰補役之害三曰花

分避役之害役惟審而貧富始定也乃畚好得肆

其慾壑矣造冊歸併填單開報戶戶可以勒索況

臨審而鄉民之往來守候夤緣賄脫訐告爭訟之

費百出乎均編行而役不須審審役之害絕矣往

時編審大役五年小役十年有刻冊印冊以為據

也自役困逃亡不得不開報另補乃一畚補而十

畚數之朝張暮李移甲換乙畚蠹衙蠹又喜役之

無定而滋為利孔凡有立錐者人人自危均編行

而役不須補補役之害絕矣有田之民皆良民也

自役重禍深爰思避役輸賄畚奸花分鬼戶苦役

則小民任之民生之所以日促也均編行而有田

者樂於成畚無論多寡和盤託出而花分避役之

害絕矣此三者皆未役而先罹其害者也若乃承

不便也假如一人有田百畝挂五六畝此鄉催辦
 彼鄉該總安得百其身而應之畝奸乘機包攬侵
 漁虧空釀禍無窮今者併其田而歸一不必分頭
 四應也一曰田少而代人承役之不便也主戶有
 役必催辦外戶之田皆素不相識之人臨限而以
 他人之完欠為完欠血杖其能免乎今者均畝而
 獨彙本名之田責成既有一日畝額之大小不一而承役
 痛癢亦復相關也一曰畝額之大小不一而承役
 不便也本郡畝額大者八九千畝小者三五百畝
 畝大則人力有餘乃田多糧多難於催辦小則催
 辦雖易而各項襍差與大畝一體承值民力何堪
 今均畝而田畝適均永無勞逸偏枯之患也一曰
 畝田之荒熟不一而承役不便也蓋各邑熟畝之
 外原有舊荒畝新荒畝載在郡乘從無徹底清完
 之額奉法者甘心受杖畏法者結隊躲閃其中偶
 有殷實富民則必年年砌役田田拖累不至於懸
 磬不止今者均畝而荒畝熟畝一并彙入本名凡
 受荒畝之田者但有水旱歉收之患別無株連拖
 扯之苦也一曰客戶之承充總甲至不便也遠鄉
 客戶挂身數十里之外而責以人命之呈報強盜

之救護有不誤公犯法者乎今均畝而止用排門
 甲長比閭族黨之間遇有獄案則是非必公遇有
 夜警則救護必力也處此三害濟之以五不便苟
 均役之法不行是生四弊何謂四弊各畝之田多
 寡哀益皆出於畝奸之手年來逃亡多册籍散隱
 漏飛洒之難稽是謂畝弊均役行則田皆彙收不
 復授權畝書既無造弊之人亦無留弊之地而畝
 弊絕矣東南賦額繁多雖有劉度支固難指鞭而
 算也若使畝額糧額參伍不一總房可以先期押
 捺管比可以臨限賄脫是謂胥弊均役行而每畝
 每甲止有此數後先之完欠燎然即一行之算法
 可省而胥弊絕矣錢糧收入衙胥之手難保其無
 侵蝕也或銀已納而未經入櫃種種欺舞不一而足
 登號或號已登而未經入櫃種種欺舞不一而足
 是謂櫃弊均役行而先期書串自封投櫃完者以
 領去之串為據完欠既已分明收書無從影射而
 櫃弊絕矣且各房經承未有不望蠅頭以自潤者
 也如向來所派青樹水夫等項用一派十玩法良
 多是謂衙門之通弊均役行而偶有雜差必齊集
 鄉三老從公酌派申憲定奪雖有意外之役總無

不均而各項之通弊絕矣循是道也朝野官民藹然家人父子馴至剖斗折衡而天下平侯旣沒而四邑之民謳思不絕巷哭野祭臚侯是法而剗剔表章之是豈有威福勢位迫而致之哉秉彝之公感思之深諄之所不能已也後之覽者蕭規曹隨成畫一之治將

先皇帝愛養黎元至意於是乎大慰豈獨食侯之德弗諼哉

張英孝烈詩序

吾桐與潛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許予之先自鄱陽瓦屑徙于桐始

祖為貴四公潛亦全時全地竝來鄱陽始祖為貴七公徙居於潛之青山焉居潛者世多隱君子世傳而孝烈玉楚公出公之長君青熊以明經登仕籍大交海內之人以故賢士大夫爭為詩文以表章孝烈者甚詳且盡青熊在譜系中于予當為兄孝烈公予伯也歲庚戌青熊出孝烈詩集命序敢敬受再拜而序之夫人子而以孝稱非幸也至孝而以烈稱尤非幸也為孝子之子聞人以孝稱其親亦愈非幸也以八十之老親當賊氛搶攘之際奄然臥疾在牀而且死矣避之不可去之不可移

置之不可倉卒殞殮守而勿去孝矣然豈非不幸歟賊至而且舉火矣開棺矣呼號出椁斷指血淋漓棺上卒受刃而死以至幼子死之老僕死之孝矣烈矣然豈非尤不幸歟為孝子之子者日夕思其親之難而又不忍沒於人向人則垂涕道故庶幾於仁人君子之言以垂不朽雖歌咏百篇血淚常透紙背讀之且不忍聞況抱此簡牘數十年之久歟愈不可謂幸也雖然人生遭逢世難至於大義決裂不克保全其名節者皆以幸之之心敗之也天下事亦安得盡為我可幸者哉棺在堂而賊且至不去者孝也至今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能不去也將毀棺而出球球之不得而死能死者孝且烈也至今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能揚孝德被於絃誦不致滅沒於兵燹荒亂之後且爵之於朝祀之於廟筆之於家乘國史孝烈之名洋溢寰宇亦孝也尤不可謂非幸也吾獨嘆夫公之孝能感人者如是其大且遠也幼子何以死孝感之也老僕何以死孝感之也賊至不仁亦嘖嘖於全孝而為之遺棺覆尸孝感之也青熊之克駿

家聲以表章先德數十年如一日以至海內之名
公鉅卿爲詩文者不下數千交口稱贊無異詞皆
公之孝有以感之也噫貫天地格鬼神風示人寰
百世如新舉在斯矣詎止爲吾宗之美德吾郡之
盛事也哉
是爲序

張九徵育嬰社序

京江育嬰之社舉於癸丑夏君
爾範首事余與同人襄之徬廣

陵吳門兩郡例也每一嬰月給乳婦銀三錢同社
有認一嬰者有倍認三倍認者有數人共認一嬰
者丙辰爾範赴道山而余董事兩載戊午則郡中
紳士與新安同志分月輪執定會所於月華山之
萬歲樓徵貲驗乳察弊釐奸各有端司頗稱嚴密
規模既定遠近樂觀不意午未之秋旱魃相仍人
無宿飽遺嬰在道日積月增捐貲所入不足半給
蓋廣陵所恃鹽關兩使者及行商大賈吳門則撫
軍藩司爲政我郡皆無之獨數十寒士呼號將伯
奔馳托鉢耳相顧唏噓莫知爲計適道臺石公自
楚來臨下車問俗聞之欣然親蒞會所首捐俸爲
倡而郡守暨兩少府縣尹諸公莫不踴躍分俸共

成盛舉羣嬰之生已絕而復續是天心仁愛界以
福星而當事諸公情淡保赤古稱召父杜母何以
異此不佞敢再拜手敬告同里樂善者夫怵惕惻
隱行道所同赤子顛連乍見思救况衆擎易舉寸
壤成山省一親朋遊戲之酒資減一兒女帽領之
裝飾即可廣種福田普度多命所費薄而所獲厚
事理至明奚待智者而後懽喜從事乎但尤有進
者善必積而後成德必久而後大勿始勤而終怠
勿偶應而旋忘施三分以至於三錢三兩總曰發
心化一人以至於十人百人總名同善樂施遂成
仁里善政可革兵刑從此旱澇不作
時和年豐且將於此舉見其大端也

鄭重靖江見士錄序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見必以
費或圭璧羔雁與雉異儀至

禮也余曩奉

簡命蒞茲土涉大江覩都人士濟濟揖車右入庭禮

讓之退思昔賢陽鱗待士至車驅之不暇豈士能
累吏歟抑吏所自審與士相見何如耳甫下車念
國家敷文教隆實學鏡意羅天下士備左右顧問
爲黼黻皇猷助余敢不夙夜旁求一日闔門試之

書一經一策一遵一功令也諸士研思慮寧心氣
 一時翕然如銜枚策萬馬捲施無聲漏下三刻燈
 熒熒星河動搖猶吮毫吟咏風簷間已誦其文或
 論窮濂洛或策貫天人或清宕淪漪或渾雄浩博
 如入宗廟觀球琳瑯玕目不暇接迺拔其尤以進
 多士得文若干篇知士揣摩以自見與予殷勤以
 見士皆可謂遇合一時而能揖遜以禮者矣嗣而
 再試法如初得士倍之文益淵深瑰奇可愛即行
 歌采芹者咸嚮風濯濯自奮又得文若干首予始
 從堆案中滌簿書吏塵萬斛青黃之甲乙之彙成
 質同好思昔人楊陽鱗以正士士未盡正余以文
 見士而士已彬彬無不正余與士可兩無負子以
 明理與裕宏猷行見入雲霄翔羽翮名士又將執
 贄而颺

天子之廷矣多士勉乎哉

韓茨進呈稿自序

茨自少為舉子業不從他師侍

經史記漢書唐宋大家及弘永以來先正諸名家
 小品俾專心課誦凡近科坊刻屏弗令見也先君

子之言曰文章之要法與識二者而已根於經材
 於史浸淫乎先儒之傳注訓詁微之為性命顯之
 為古今禮樂制度深探力索久乃自得而後辭達
 辭達而能事畢矣雖然要必裁之以法法也者初
 無定體以有體為常方員之規矩也度曲之分判
 也舍是匪曠無施矣時文一道尤在度程各有宜
 適未可汎駕出入變化不離乎宗乃稱乎神弘永
 以來先正諸名家時文之準的也而學之先從小
 題入何也題目既狹步驟斯難設變出奇巧者規
 焉譬之適遠道者目不懾九折之阪及行五達之
 衢坦如矣嘗聞先輩試場屋不利歸輒作小題文
 近見人家兒曹初弄紙筆塾師即課以大題程墨
 意在苟得速售而不知其茫然河漢而無極也兼
 又取其最庸下者膚淺者趣徑既已鹵莽其心思
 日以沒溺不能自拔吾故弗令汝曹見也又書本
 必須手錄者昔人有巾箱五經謂一經抄寫終身
 不忘恐汝漫不經心故須手錄一過也茨伏而識
 之不敢忘順治乙未春先君子捐館舍玲嶸孤露
 更遭多難幾不自保而孤燈風雨抱守一編追維
 庭訓歌與泣俱未嘗暫廢也或謂茨文當順時令

不從世俗所趨好而必曰古昔日先民子何計之
 左莖謝曰吾父志也遇否非可期各從所好而已
 然自丁酉歲入縣學嗣是試卷無一落者中以謹
 誤不試於場屋者十餘年至康熙壬子始援例入
 太學即受知司成先生秋預鄉薦明年春舉南宮
 第一時兩闈主司釐正文體同考薦莖卷輒嗟咨
 不置及會試撤棘
 上宣取莖殊墨卷觀覽久之深以主司為得人及殿
 試

上見莖對尤稱善復拔置第一是年冬十一月召至
 起居館作太極圖說越三日傳諭寫時文二首進
 呈明日復召至起居館命悉呈平日窻稿時不及
 莊寫即於次日呈刻本五十篇蒙召至弘德殿講
 大學畢

上問平日所作必尚多時館師學士熊公代奉刻本
 尚有三十餘篇以題目小不敢進呈
 上曰不妨都進來隨復進三十三篇其三篇即鄉試
 墨卷也進訖命悉留覽莖伏自思維下才未技獲
 獻
 九重蒙殊獎為自古萬一有之遭逢實非莖學術謏

陋萬不及古人者之所宜承受踧踖悚惶不寧累
 日又伏自幸先人之緒言遺澤得以少伸於今日
 顧不自享於其身而終以不及見為絕可痛也凡
 父兄之教子弟惟務速成之為患自莖竊一第向
 之譏訶者或從而稱譽且過其實不知五經史漢
 諸書及弘永以來之文故在莖特學之有志而未
 能者蓋先人之教猶未窺尋萬一猶悔速得之未
 工耳不敢自誣也已未春童子虎文來京師以莖
 稿刻本頗多間有失真者欲更訂以行世因以進
 呈者八十篇及鄉會殿試全卷授之而叙所聞於
 過庭之言於篇首所以榮耀
 君恩而不敢忘付受所自虎文又不忍割棄其餘因
 復檢其可觀采不悖
 謬者附益以二十篇

趙崙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序

婁東前庶常張西銘

進士所集著作數十五牛不任舉其合纂詩經註
 疏大全羽翼西河開張毛鄭學者洞然知所統宗
 而兵燹板毀什存二三先生從孫玉瑞購本修緝
 余賞其志於書之既成為之序曰古者采詩之官

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鏡孔子備載周詩錄殷
採魯凡三百五篇以其序命子夏發明辨釋是為
小序後四百年趙人毛萇作詁訓傳其弟子鄭元
表揚師學竝著為箋於是三百篇藉序以顯傳箋
又復求索精鑿文宣所刪因以不熄自莆田鄭樵
攻擊詩序新安交頌其詆而舍序說經之誤不可
言矣夫風人比興之詞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
指斥反覆詠嘆疊句聯章作詩之趣不知何屬而
序者蔽以一言一事此必其探索無舛習聞塗轍
也即如芎苕形容采掇其旨則美后妃忝離慨嘆
苗穗其旨則傷宮闕叔於田為鄭人愛叔段之辭
實所以刺莊楊之水為晉人愛桓叔之辭實所以
刺昭不有序傳為之緣物體情因事辨志則雜偽
互陳黑白懵懵趙賓張霸之續不僅為書易樹荆
莛也西銘先生存傳箋之遺絀紫陽之議講習既
精參陸孔諸子之見印其是非長短而夾溱辨妄
六卷乃可以息談止喙則謂蔓草風雨褰裳同車
數詩不屬淫奔之作而鄭衛桑濮里巷之篇即用
薦燕享樂章亦猶季札觀周樂而列邱鄆也朱子其又奚斥焉

書經體要序

昔孔子討論典籍斷自唐虞芟除煩
雜舉其宏綱所以恢濶至道眎人主

以塗轍也秦始燔棄墳典學士解散尚書百篇之
舊失傳至漢訪求遺文濟南伏生口誦二十八篇
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所藏古本合河內女子所
獻共增竹簡二十五篇而經目始備自後伏生授
張生張生授歐陽歐陽授兒寬寬復授歐陽之子
孫至高而止其時雖有大小夏侯之學而隸古定
維歐陽最盛其所以昌明絕學綜貫旨趣要必有
明體提要之道而泊沒泐泐者不得絜其精也
本朝經術試士各專一家儒者苦心探索分別異同
皆以科第起家樹幟壇坫故六經炳若觀火而尚
書擅名海內者所在多有余自先大夫來起家尚
書嘗謂尚書統攝典謨羅列訓誥誓命陰陽水土
性命事功靡不條分縷晰滙為巨津學者涂軌未
清騁轡泛駕則耳目散渙漁獵苦於難集即欲窮
險極奧我知其有望洋而嘆者矣梁溪錢君礎日
行節超逸雅讀安國古本繕寫傳受得濟南千乘
之秘又嘗與生徒講習數十年故其更歷排纂有
說心研慮之助而鹵莽所得皆其渣滓以視少年

喜事著書者有間矣夫古人嘉言懿績必有以生
今人今人幽會冥通必有以生古人古今人神理
相激可以鈎深致遠獨斷不懼此非有所據必泛
非有所擇必迷泛則則瑣瑣則不聚迷則則亂亂則不
堅不聚不堅而心之純駁相半則有詎奇譎怪創
一家之言爭鳴吠之益者皆經之嚼火也錢君體
物緣情造端觸類議論所及可以指麾諸子而言
簡理約各有歸宿譬猶北燕南越資舟車者不眩
於所往由是旁蹊曲徑安坐而赴千里則茲編鍊
精聚液蓋亦治經者之車馬舟楫也噫嘻傳矣
澄江講堂碑序 澄江本暨陽鄉之地北枕君山西
毘陵郡縣實多文獻山川人物未可悉數紀其先
賢講學者如東林書院城西講堂龜山先生闡程
氏之與紹興端平而後踵其學者不乏其人理學
至今稱頌弗衰彬彬乎誠講學盛事已予校士澄
江衡文早訪西山之故蹟慕延陵之高風時事不
同風教固無殊焉予職在立教而重慕乎禮義竊
思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也秉鐸者正其心而後
可教以五經敦其本而後可及乎諸子習鄉尚齒

退讓以明禮也習射觀德序賢以不侮也文能敦
詩說禮型仁講讓選造而升也武能節比於禮容
比於樂折衝而禦也道在廣厲學宮者為之倡始
焉蓋儒本司徒之官共屬司馬之職道參合一今
聞學官荆子子邁陳子寅亮立射圃設講堂因其
舊而新是圖而又聘請錫邑宿儒錢子肅潤開絳
帳可謂無曠厥職郡丞牛子樞邑令沈子清世又
贊勳相與有成顛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又聞元戎
文伯劉將軍輕裘緩帶每升坐而觀釋菜鼓篋之
業抑以仁義為干櫓耶子不禁驪然喜自茲由一
邑而倡各屬由各屬而鼓導江南將見絃歌之聲
處處尊理學予異日再至君山登斯堂也考虎觀
之同異觀矍圃之揖讓份份爾雅正心敦本彷彿
濂洛關閩之風文獻庶幾無愧焉廣文或告予曰
自堂構聿新之後少長咸集講習歷寒炎不輟登
斯堂者咸秉禮而慕義身通六藝者弟子自茲益
進倘始之終之無怠無荒庶不負
予廣厲風教之意也多士勉乎哉
魯超遜志齋文集序 方正學先生殉節於靖難之
時至參厖九族而不悔純忠

大節震爆天壤童孺婦女皆知感慕而稱述之其
文章具在炳炳烺烺揭天地昭萬古而不可磨滅
者也今世之誦述先生者以其忠義而已而不知
先生之學得統於有宋大儒爲道學之宗子世適
理義明而識趨定是故歷患難臨死生而不可變
蓋道學之與忠義非二事也楊子雲著法言太元
僭擬先聖而失身新莽至爲作劇秦美新之文馬
季長以經學教授弟子爲世大師而阿附梁冀爲
代作論李固奏草以其未聞道也道學之統不明
而天下始有依違涵忍欺賣君父以求利者夫先
生之學得統於朱子觀其幼儀箴誠諸篇皆得古
人謹小慎微之旨而君學君量諸篇則治國平天
下之道具是焉蓋朱子得統於孔孟而先生得統
於朱子惟其見道也明故能精於義利之辨而達
於死生之故及建文之變先生衰麻慟哭蹈白刃
甘鼎鑊而不辭則孔之所謂殺身成仁孟之所謂
舍生取義者先生誠不愧矣觀先生所著云敝贊
云人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人知
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不朽是則
先生之贊云敝者卽其所以自贊也歟先生爲宋

文憲公入室弟子公常稱先生之文謂其文義森
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又嘗贈
之以詩曰濡毫寫雄灑勢欲移峨岷漏洩混沌竅
出入造化神則太史公之於先生其推重之也亦
至矣今讀先生之文典重肅穆如入宗廟之中而
觀其俎豆法物使人斂容而生敬也讀先生之詩
冲和古淡如清廟之瑟朱絃疏越一唱三歎使人
徬徨而感動也所謂道學之淵源忠義之質性皆
於斯可觀焉而豈猶夫文章之士纂組雕鏤飾鞞
悅以爲工者哉先生罹禍時其家殲焉門人兪允
匿其幼子德宗遁走松江得免故先生之遺嗣在
松而松故有先生祠日久傾圮余爲撤而新之祠
成余爲設羊豕之奠登堂而肅拜焉先生之文集
板故在松而多有剗敝脫落教諭項君亮臣爲之
補綴闕遺增加鋟梓以久其傳余故不揆冒昧而
爲序其梗畧如此詩有之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斯則余與項君之志也

高龍光刻感應篇註序

太上者吾不知其爲何如
人在道書爲道家之尊稱

無上所著感應篇其能垂教多有合於古聖人之
言特加詳發焉耳尚書禹有言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湯有言天道福善禍淫伊尹有言惟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言惟吉凶不
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至孔子繫易更言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數聖人未
嘗明言感應究言感應者實不能離此數聖人之
言數聖人渾括言之也渾括言之可以教賢智不
可以教愚不肖且古之生人善多而惡少其間閭
里黨塾道鐸官師化導之法甚詳而有則又能勸
懲之以賞罰迄後世人心偽薄化導之法徒具奉
行之意漸泯為惡者多為善者少而賞不足勸罰
不足懲淡心救世者即反覆痛切言之猶恐讀者
罔知警醒為大憂耳余惟唐虞授受不過十六字
而止至後作謨作訓作誥作誓代愈降言愈繁孔
子生周末設教立說至不啻千萬言於刪書繫易
外復為之作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蓋其詳畧
繫乎世運所為亦不得不爾之勢也夫春秋一書
以空名定功罪而亂臣賊子莫不知懼若此太上
所著感應篇既為疏列善惡禍福條目尤諄諄懇

懇警醒以神鬼較大易神道設教之旨頗有相
契者昔宋大儒真西山先生早序而梓行於世嗣
後為之註釋積有百餘家鎮江陳子道廣學為儒
者也乃出所註新編卷請余為序余嘉其註評
詳切視從前諸本更加精進用期與人樂善不倦
而生夫求感求應之心故曰太上之說可補功令
賞罰所未及而此二卷註說之說又可補太上
所未及當進同前古聖人之言互相體驗幸毋徒
言云爾

熊賜履下學堂書目序

子生平無他好惟嗜書嘗益中無擔石儲見有異

書必買雖典衣稱貸弗惜務得之而後已室人或
詬之曰君嘗累日不舉火亦憊甚矣顧此架上物
能食之而飽耶脫不幸饑而死誰為讀此書者予
亦莫之顧自戊戌通籍宦遊京師京師坊間書少
且價值特貴以故十餘年間纔積得二萬餘卷丙
辰秋被放買舟載歸時楚中多事留寓金陵金陵
藏書甲天下多人所未見者予遂極力購求七年
之中積有八萬餘卷合前共十萬卷有奇大懼

帙散逸爰分別門類繕寫目錄一函構屋五間
曰下學堂依次架閣其中以便緝閱嗣有所積
別成一錄夫聖賢之道一言可以終身奚用多為
然獨不曰教學之序由博歸約乎學者幸生明備
之後欲廣稽遠引從事論述而搜討弗核固陋貽
譏識者恒羞之故余之為此猶饑者之儲粟寒者
之備衣固吾職分之所當為而非敢誇多靡侈觀
聽犯古人玩物喪志之戒也錄成爰捉筆弁言以
告同

志者

鳳可學堂書日

京

江南通志卷之第七十四

終



